



# 易学馆

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四时有明法而不议，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圣人者，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。



传承国学经典 弘扬华夏文明

# 庄子

知礼  
ZHUANGZI  
2008

● 战国 庄周 著 ●

经典古籍④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

庄子

子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易学馆

易学馆

经典古籍④

④

战国·庄周著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庄子 / (战国) 庄周著. -- 哈尔滨: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, 2011.3

(易学馆. 经典古籍; 4)

ISBN 978-7-5318-2854-9

I. ①庄… II. ①庄… III. ①道家 IV. ①B223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24587 号

## 书 名 / 庄子

---


作 者 / (战国) 庄 周

主 编 / 崔钟雷

策 划 / 钟 雷

副 主 编 / 张校华 石冬雪 王江梅

责任编辑 / 林洪海

装帧设计 / 稻草人工作室 

出版发行 /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

邮政编码 / 150016

发行电话 / (0451) 84270514

网 址 / [www.heimei001.com](http://www.heimei001.com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 张 / 3

字 数 / 110 千字

版 次 / 2011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8-2854-9

定 价 / 10.00 元

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# 前言



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，内蕴儒学经典、历史著作、诸子百家著作，形成了完整的文化思想脉络，内容涉及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诸多领域，将华夏文明的精华充分予以展示。

近代以后，随着西学东渐，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，也注意到了传统文化的流失。故而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，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，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，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，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的。为了弘扬国学，使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，我们精心为您编纂了这套“易学馆”系列丛书。

此套丛书精选了历代文章中的典范之作，于经、史、子、集中选取精华部分，以儒家典籍为核心，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行汇编，配以华美的文字、精美的图片，力求多角度展现古典文化的博大精深，展现国学的精粹，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、热爱国学。

愿此套丛书让您领略传统文化别样的风情，在书山瀚海中获得充实的阅读快乐，从而以史为鉴；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，为您的生活注入一缕阳光，给您的事业带来裨益，让您在辉煌的艺术文化中获得审美享受！



逍遥游 .....	005
养生主 .....	020
德充符 .....	026
大宗师 .....	045
应帝王 .....	073
骈拇 .....	085

经典古籍④

# 庄子

〔战国〕庄周 著



逍遥游<sup>①</sup>

## 【原文】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<sup>②</sup>。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<sup>③</sup>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<sup>④</sup>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<sup>⑤</sup>。南冥者，天池也<sup>⑥</sup>。

《齐谐》者，志怪者也<sup>⑦</sup>。《谐》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<sup>⑧</sup>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<sup>⑨</sup>，去以六月息者也<sup>⑩</sup>。”野马也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<sup>⑪</sup>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<sup>⑫</sup>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<sup>⑬</sup>。

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<sup>⑭</sup>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<sup>⑮</sup>；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<sup>⑯</sup>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<sup>⑰</sup>。故九万里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<sup>⑱</sup>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，而后乃今将图南<sup>⑲</sup>。

蜩与鸪笑之曰<sup>⑳</sup>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枪榆枋，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<sup>㉑</sup>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<sup>㉒</sup>？”

适莽苍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<sup>㉓</sup>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<sup>㉔</sup>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<sup>㉕</sup>。之二虫，又何知<sup>㉖</sup>！

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<sup>㉗</sup>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

不知晦朔<sup>28</sup>，蟪蛄不知春秋<sup>29</sup>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<sup>30</sup>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<sup>31</sup>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<sup>32</sup>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<sup>33</sup>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？

汤之<sup>34</sup>问棘也是已：“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<sup>35</sup>，其名为鯀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；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：‘彼且奚适也？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！而彼且奚适也！’”此小大之辩也<sup>36</sup>。

故夫知效一官，行比一乡，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，其自视也，亦若此矣。而宋荣子犹然笑之，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。定乎内外之分，辩乎荣辱之境，





斯已矣<sup>37</sup>。彼其于世，未数数然也<sup>38</sup>。虽然，犹有未树也<sup>39</sup>。

夫列子御风而行，泠然善也，旬有五日而后反；彼于致福者，未数数然也。此虽免乎行，犹有所待者也<sup>40</sup>。

若夫乘天地之正，而御六气之辩，以游无穷者，彼且恶乎待哉！故曰：“至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此文是《庄子》的首篇，表现庄子追求绝对自由的思想。清代学者王先谦说：“无所待而游于无穷，方是《逍遥游》一篇纲目。”（《庄子集解》）所谓“无所待而游于无穷”，即是不受任何约束，绝对自由的境界。文章想象丰富，构思新颖，雄奇怪诞，汪洋恣肆，字里行间洋溢着浪漫主义精神。

②北冥(míng 明)：北海。冥：通“溟”。鲲(kūn 昆)：大鱼名。

③鹏：即古“凤”字，大鸟名。

④“怒而”两句：意谓大鹏奋起而飞，它的两翼就像遮蔽天际的云。怒：奋力，勉力。垂：通“陲”，边陲。

⑤是鸟：此鸟。海运：谓海气运动。

⑥天池：天然形成之地。池：指海。

⑦《齐谐》：书名，出于齐国，故名《齐谐》。志怪：记怪异之事。

⑧水击：即击水，拍水的意思。

⑨“抔(tuán 团)扶摇”句：谓大鹏凭借大风盘旋高飞。抔：

圆，通“圆”，环绕的意思。扶摇：旋风。

⑩“去以”句：意谓“大鹏一去半岁，至天池而息”（晋郭象《庄子注》）。

⑪“野马”三句：意谓游气和游埃，皆借生物呼吸之气的吹拂在空中飘荡。野马：游气（陆西星说）。尘埃：游尘。扬在空中的土叫尘，尘的碎粒叫埃。息：气息。

⑫“天之”三句：意谓天的深蓝色，并非其本色，是因为它高远而看不到尽头的错觉所致。苍苍：深蓝色。其正色邪：是说“苍苍”并非天之正色。邪：同“耶”。其：还是，抑或。无所至极：看不到尽头。

⑬“其视”两句：意谓大鹏从天上往下看，也同人向天上看一样，是看不到真相的。

⑭“且夫”两句：意谓江河积水不深，它就无力载大船。厚：深。负大舟也无力：即“无力负大舟也”。这里是以水喻风。

⑮“覆杯水”两句：意谓倾倒一杯水在堂屋低洼处，一棵小草浮在水上就如同一只小船。坳（ào 傲）堂：室内低洼处。

⑯“置杯”两句：意谓放只杯子在上面就不能漂浮，那是水浅而船大的原因。胶：粘住，犹言搁浅。

⑰“风之”两句：意谓风力不大，就无力承载鹏的巨大翅膀。

⑱“故九万里”三句：意谓大鹏高飞九万里，大风尽在其下，而后方乘风飞行。斯：尽，皆。培风：谓乘风。培：通“凭”。清

王念孙云：“‘培’之言冯（凭）也。冯，乘也。风下鹏上，故言负；鹏在风上，故言冯。”

①9莫之夭阏(è 扼):没有阻碍。莫之:没有。夭:折。阏:止。  
图南:图谋南飞。

②0蜩(tiáo 条):寒蝉。鸠:小斑鸠。

②1“我决起”四句:意谓我们从地面疾速而飞,遇到榆树和檀树的树枝就停下来;有时飞不上去,便落在地上。决起:疾飞起。枪:突,冲。榆:榆树。枋:檀树。控于地:投于地,即落在地面。

②2“奚以”句:谓为何要到九万里的高空而向南飞去呢?奚以:何以。之:往,到。南:作动词,南飞。为:句末语气词。

②3“适莽苍”三句:意谓到迷茫的郊野去,携带三餐就能往返,肚子还是很饱。适:往。莽苍:本指郊野的迷茫之色,这里指郊野。飧:通“餐”。果然:很饱的样子。

②4宿舂粮:意谓要携带过一宿的口粮。舂粮:舂捣粮食,除去皮壳。

②5三月聚粮:谓要积蓄三个月的用粮。

②6“之二虫”两句:谓寒蝉和斑鸠,又知道什么!

②7“小知”两句:意谓智慧小者不如智慧大者,寿命短者不如寿命长者。知:通“智”。

②8朝菌:谓朝生暮死,或见日而死的一种生物,故说其不知晦朔。晦:每月最后一天。朔:每月的第一天。

②9螻蛄:一种昆虫,春生夏死、夏生秋死,故谓螻蛄“不知春秋”。

③⑩楚：楚国。冥灵：海龟，或谓树名。

③⑪椿：椿树。大椿为传说中的神树。

③⑫此大年也：郭本无此四字，今据陈碧虚《南华真经章句音义》引成玄英疏本增补。

③⑬“而彭祖”句：彭祖至今以长寿闻名于世。《世本》谓彭祖“姓钱，名铿，在商为守藏史，在周为柱下史，年八百岁”。特闻：独闻于世。

③⑭“汤之”句：商汤询问夏革的话是这样的。汤：商汤，商朝第一代国君。棘：夏革，商朝大夫，商汤任他为师。

③⑮修：长。

③⑯“此小大”句：谓这是小与大之间的分别。意思是说：大椿与朝菌、大鹏与斥鷃等，大小属性不同，却都自以为达到极致，而看不到差距。辩：通“辨”，分。

③⑰“定乎”三句：意谓宋荣子能够确定自我与外物的区别，辨别荣与辱的界限，不过如此而已。斯已矣：犹说“如此而已”。

③⑱“彼其”两句：意谓宋荣子活在世上，并不汲汲于追求虚名。数数然：汲汲追求虚名的样子。

③⑲“犹有”句：意谓宋荣子还是未能超然物外，自立于逍遥无为的最高境界。

④⑰“此虽”两句：意谓列子虽然能免于步行，还是要凭借风力而行呀！乎：于。有所待：谓有所依赖。这里是指列子依靠风力而行。

## 【译文】

北海有条大鱼，名叫鲲。鲲的躯体之大，不知大到几千里；鲲变化成鸟，名叫鹏。鹏的脊背，不知道有几千里长；当它奋飞时，双翅就好像遮住天边的云。当海上大风刮起时，这只鸟便乘风飞去南海。南海，是天然形成的大池。

《齐谐》这本书，专门记载怪异事情。此书记载说：“鹏飞去南海时，鹏翼拍水而起，激起三千里波涛，环绕旋风而冲天直上九万里，离开北海六个月方至南海，而后停下来休息。”游气和尘埃，都要借助自然界生物呼吸之气的吹拂而在空中飘荡。天的深蓝色，并非是其本色吧？是因为它高远得看不到尽头造成的错觉。大鹏从天上往下看，也同人向天上看一样，是看不到真相的。

江河积水不深，就没有力量载大船。倾倒一杯水在庭堂低洼处，一棵小草浮在水面上就如同一只小船；放只杯子在上面就会搁浅，那是因为水浅而船大。风力不大，就没有力量承载鹏的巨翅。所以，鹏高飞九万里，大风尽在其下，而后方能乘风



飞行；背负青天而没有阻碍，而后方能向南海飞去。

寒蝉与小斑鸠讥笑大鹏说：“我们从地面疾速飞起，遇到榆树和檀树的树枝就停下来；有时飞不上去，便落在地面。何必要到九万里的高空而向南海飞去呢？”

到郊外去，携带三餐就能往返，肚子还是很饱。到百里以外的地方去，只需携带过夜的口粮。到千里以外的地方去，需要积蓄三个月的粮食。寒蝉和小斑鸠，又知道什么呢！

智慧小的人不如智慧大的人，寿命短的人不如寿命长的人。怎么知道这种道理呢？朝菌不知有昼夜交替，蟋蟀不知四季轮回，这就是短寿的缘故。楚国的南方有只大龟，把五百年当做春，把五百年当做秋。上古时代传说有棵大椿神树，把八千年当做春，把八千年当做秋，这就是长寿。而彭祖至今还以长寿而闻名于世，人们与他相比，不也是很可悲的吗？

商汤询问夏革的话是这样的：“草木不生的极北之地，有个大海，那是天然的大池。那里有种鱼，它的脊背有数千里，没人能知道它究竟有多长，此鱼名叫鯀。那里有种鸟，名叫鹏，脊背像泰山那样高大，翅膀像遮蔽天边的云。鹏奋起而飞，环绕旋风直上九万里高空，穿越云气，背负青天，然后向南方飞去，将飞到南方的大海。斥鴳讥笑它说：‘大鹏将飞往何处？我跳空跃起，不过几丈高便落在地上，翱翔在蓬蒿丛中，这就是飞翔的极致了。而大鹏究竟要飞到什么地方去？’”这便是小与大的区别。

所以，才智能够胜任一官之职，品行能够适合一乡之人的心意，品德能使国君满意而又能取信于民者，他们陶醉于自己的处境，与斥鴳、蜩、斑鸠之类并无区别。而宋荣子却讥笑他们。所有

的人都赞扬宋荣子，他不会因此奋发向前；所有的人都非难他，他也不会因此而感到沮丧。宋荣子能够确定自我与外物的区别，辨别荣与辱的界限，不过如此而已。他活在世上，并不汲汲追求虚名。虽然如此，宋荣子还是未能超然物外，自立于逍遥无为的最高境界。

列子能御风而行，样子轻妙极了，十五天后便返回。列子寻求幸福，并不汲汲追求。列子虽然免于步行，还是要凭借风力而行。

若能遵循自然规律，乘着六气变化，逍遥于自由境界，他还依赖什么呢？所以说：得道的人能够达到忘我、超脱功利和名誉的境界。

### 【原文】

尧让天下于许由<sup>①</sup>，曰：“日月出矣，而燭火不息，其于光也，不亦难乎！时雨降矣，而犹浸灌，其于泽也，不亦劳乎！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尸之，吾自视缺然<sup>②</sup>。请致天下<sup>③</sup>。”

许由曰：“子治天下，天下既已治也；而我犹代子，吾将为名乎？名者，实之宾也<sup>④</sup>。吾将为宾乎？鷓鴣巢于深林，不过一枝；偃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归休乎君<sup>⑤</sup>！予无所用天下为。庖人虽不治庖<sup>⑥</sup>，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<sup>⑦</sup>。”

肩吾问于连叔曰：“吾闻言于接舆，大而无当，往而不返。吾惊怖其言，犹河汉而无极也，大有径庭，不近人情

焉。”连叔曰：“其言谓何哉？”“曰：‘藐姑射之山<sup>⑧</sup>，有神人居焉。肌肤若冰雪，绰约若处子；不食五谷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御飞龙<sup>⑨</sup>，而游乎四海之外；其神凝<sup>⑩</sup>，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。’吾以是狂而不信也。”连叔曰：“然！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；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。岂唯形骸有聋盲哉？夫知亦有之。是其言也，犹时女也。之人也，之德也，将旁礴万物以为一，世蕲乎乱，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<sup>⑪</sup>！之人也，物莫之伤<sup>⑫</sup>，大浸稽天而不溺，大旱金石流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，将犹陶铸尧、舜者也。孰肯以物为事！”

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<sup>⑬</sup>，越人断发文身，无所用之。

尧治天下之民，平海内之政，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，汾水之阳<sup>⑭</sup>，窅然丧其天下焉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尧：名放勋，号陶唐氏，传说为我国上古时代的圣明君主，是儒家理想中的天子。许由：字武仲，是传说中的高士，隐居于颍之阳、箕山之下。尧要把天下让给他，他厌恶其声，洗耳于颍水之滨，故称洗耳翁。

②缺然：自愧不足。

③致：让。

④“名者”两句：意谓名是实体的派生之物。宾：陪衬。

⑤归休乎君：即“君归休乎”，意谓你回去算了。



⑥庖人：厨工。不治庖：不做厨工的事。

⑦“尸祝”句：意谓主祭人不越位代替厨工做烹饪之事。尸祝：主祭祀的官。尸：太庙中神主。因主祭人执祭板对神主（尸）而祝，故称“尸祝”（成玄英说）。樽：盛酒器。俎（zǔ 祖）：盛肉器。樽和俎皆为厨工所掌管，这里代指厨工。

⑧姑射（yè）：传说中的神山名。

⑨御：驾馭。

⑩其神凝：谓神人精神凝聚专一。

⑪“将旁礴”三句：意谓神人将混同万物为一体，世人却期望他治理天下，谁会忙忙碌碌把治理天下当回事！旁礴：广被。旁：又作“磅礴”。蕲（qí）：通“期”，求。乱：治。弊弊：经营的样子。

⑫“之人”两句：意谓此种人，外物无法伤害他。物莫之伤，即“物莫伤之”。

⑬“宋人”句：即“宋人适诸越而资章甫”，谓北方的宋人到南方越国贩卖帽子。资：贩卖。章甫：殷代的一种帽子。

⑭四子：指王倪、髻缺、被衣、许由。

## 【译文】

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，说：“日月已经高升天空，而火把还不熄灭，要与日月争光，不是很难的吗？季雨已经普降，还在浇水灌溉，这对润泽禾苗，不是徒劳的吗？你若为天子，天下一定太平，而我徒居天子之位，真是自愧不如。请允许我把天下让给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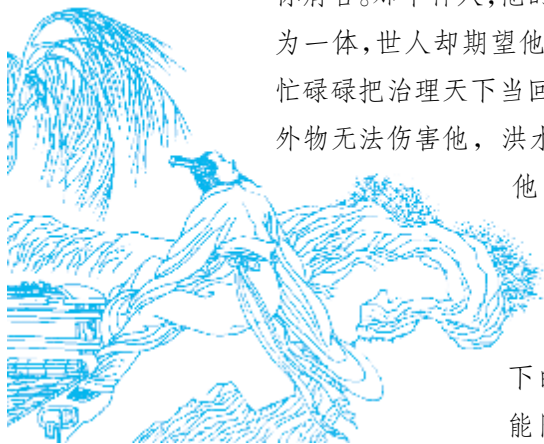
许由说：“你治理天下，天下已太平，而我还代替你，难道是

为了名吗？名，是实体的附庸。我将去追求这附庸的东西？鷦鷯在深林里筑巢，不过占有一根树枝；鼯鼠在河中饮水，不过喝饱肚子。你回去吧，我用不着天下。厨工即使不尽职守，主祭人也不会越位代替厨工做烹饪之事。”

肩吾向连叔请教说：“我从接舆那里听到言论，大话连篇而不着边际，侃侃而谈却离题万里。我惊骇于他的话，像天上的银河那样没有边际，与一般人的言论相差甚远，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。”连叔问道：“他都说了些什么？”“他说：‘遥远的姑射山上，住着一个神人，皮肤像冰雪那样洁白，体态像少女那样婀娜，不食五谷杂粮，吸风饮露；乘云气，驾飞龙，遨游于四海之外。他的精神凝聚专一，能使万物不遭病害，五谷丰登。’我认为接舆的话是狂言，不值得相信。”连叔说：“是啊！瞎子是无法观看到花纹的华丽的，聋子是无法听到钟鼓的乐声的。难道只有形体上有聋瞎吗？人的思想也有这种现象。上面所说思想上的聋子、瞎子，就好像

你肩吾。那个神人，他的品德，将混同万物为一体，世人却期望他治理天下，谁会忙忙碌碌把治理天下当回事！这样的神人，外物无法伤害他，洪水滔天也不能淹没

他，大旱使金石熔化、土山枯焦，也不能使他感到炽热。神人留下的尘垢和糟粕，就能陶铸成尧、舜那样



的伟人。神人哪肯把治理天下当回事！”

宋国人到越国贩卖帽子，越国人习惯剪短头发，刺破皮肤为花纹，用不着帽子。

尧治理好天下的百姓，稳定了国家的政局，到遥远的姑射山、汾水北岸拜见四位得道的高士，茫然若失，遗忘了他的君主之位。

### 【原文】

惠子谓庄子曰<sup>①</sup>：“魏王贻我大瓠之种，我树之成而实五石。以盛水浆，其坚不能自举也；剖之以为瓢，则瓠落无所容。非不鸣然大也，吾为其无用而掊之。”庄子曰：“夫子固拙于用大矣。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，世世以洴澼絖为事。客闻之，请买其方百金<sup>②</sup>。聚族而谋曰：‘我世世为洴澼絖，不过数金；今一朝而鬻技百金，请与之。’客得之，以说吴王。越有难，吴王使之将。冬，与越人水战，大败越人，裂地而封之。能不龟手一也<sup>③</sup>；或以封，或不免于洴澼絖，则所用之异也。今子有五石之瓠，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于江湖？而忧其瓠落无所容，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<sup>④</sup>！”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吾有大树，人谓之樗<sup>⑤</sup>。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，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。立之涂，匠者不顾。今子之言，大而无用，众所同去也。”庄子曰：“子独不见狸狌乎？卑身而伏，以候敖者；东西跳梁，不辟高下；中于机辟，死于罔罟。今夫斄牛，其大若垂天之云，此能为大

矣，而不能执鼠。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，广莫之野，彷徨乎无为其侧，逍遥乎寝卧其下；不夭斤斧，物无害者。无所可用，安所困苦哉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惠子：姓惠名施，宋人，曾为梁惠王相，是先秦名家的代表人物。

②客：游客。请买其方百金：谓愿用百金购买此药方。金：白银，并非黄金。

③“能不”两句：谓能够使手不冻裂，药方是一样的。

④有蓬之心：谓心为茅塞（刘凤苞《南华雪心编》）。比喻惠施见识浅薄，不通道理。蓬：蓬草。


⑤樗(chū)：落叶乔木，有臭味，木质松脆，不能做器具。

### 【译文】

惠施对庄周说：“魏王送给我大葫芦的种子，我种下后结成葫芦，能容五石。用葫芦盛水，它质地脆而不坚固，承受不了水的压力。把葫芦剖开做成瓢，又大得无处可放。葫芦并非不大，我因其无用而把它砸碎。”庄周说：“先生不善于使用大的东西。宋国有一个善于制作不皴手药膏的人家，世代以漂絮为业。有位游客听说此事，愿用百金购买此药方。全家族的人共同商量说：‘我们世代漂絮，所得不过数金，如今一次就能卖药方而得百金，就卖给他吧。’游客买到此药方，便以此去游说吴王。适逢越国对吴国有

军事行动，吴王就派他统率军队。冬天，与越军发生水战，大败越军。吴王便划定一块土地封赏他。能够使手不冻裂，药方是一样的，有人能用它获得封赏，有人却只能靠它来漂絮，是因为对药方的使用不同。而今你有能容五石的大葫芦，为何不考虑用它来制成舟，浮游于江湖里，却忧虑它太大无处可放呢？先生还是见识浅薄不通道理啊！”

惠施对庄周说：“我有一棵大树，人们叫它樗。它的树干疙瘩盘结，不符合木匠画直线的要求；它的树枝弯弯曲曲，也不符合圆规和角尺取材的尺度。把此树种在路旁，木匠都不屑一顾。现在你的言论，大而无用，大家都会舍弃它。”庄周回答说：“你难道没有见过野猫和黄鼠狼吗？它们低下身子伏在地上，等待捕食遨游的小动物；或东或西腾跃跳动，不避高低，却陷进捕兽工具，死于网中。现在还有牦牛，它的身体大得像遮天的云，能干重活，却不能捕捉老鼠。现在，你有一棵大树，忧虑它没有用处，何不把它栽在空虚无有的地方，宽广无人之处，任意地悠游在树旁，自由自在地躺卧在树下；不会遭到刀斧砍伐，没有东西伤害它。没有用处，哪里会有困苦呢？”



## 养生主<sup>①</sup>

### 【原文】

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已！已而为知者，殆而已矣！为善无近名，为恶无近刑，缘督以为经<sup>②</sup>，可以保身，可以全生，可以养亲，可以尽年。

庖丁为文惠君解牛，手之所触，肩之所倚，足之所履，膝之所踣，砉然向然，奏刀騞然<sup>③</sup>，莫不中音，合于《桑林》之舞，乃中《经首》之会<sup>④</sup>。

文惠君曰：“嘻，善哉！技盖至此乎？”庖丁释刀对曰：“臣之所好者道也，进乎技矣。始臣之解牛之时，所见无非全牛者；三年之后，未尝见全牛也；方今之时，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，官知止而神欲行。依乎天理<sup>⑤</sup>，批大郤，导大窾，因其固然。枝经肯綮之未尝<sup>⑥</sup>，而况大辄乎<sup>⑦</sup>！良庖岁更刀，割也；族庖月更刀，折也。今臣之刀十九年矣，所解数千牛矣，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，以无厚入有间，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。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。虽然，每至于族，吾见其难为，怵然为戒，视为止，行为迟，动刀甚微，濔然已解，牛不知其死也，如土委地。提刀而立，为之四顾，为之踌躇满志，善刀而藏之。”

文惠君曰：“善哉！吾闻庖丁之言，得养生焉。”

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<sup>⑧</sup>：“是何人也？恶乎介也？天与其人与？”曰：“天也，非人也。天之生是使独也<sup>⑨</sup>，人之貌有与也，以是知其天也，非人也。”

泽雉十步一啄，百步一饮，不蕲畜乎樊中。神虽王，不善也。

老聃死<sup>⑩</sup>，秦失吊之，三号而出。弟子曰：“非夫子之友邪？”曰：“然。”“然则吊焉若此，可乎？”曰：“然。始也吾以为至人也，而今非也。向吾人而吊焉<sup>⑪</sup>，有老者哭之，如哭其子；少者哭之，如哭其母。彼其所以会之，必有不蕲言而言，不蕲哭而哭者。是遁天倍情，忘其所受，古者谓之遁天之刑。适来，夫子时也；适去，夫子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古者谓是帝之县解<sup>⑫</sup>。”

指穷于为薪，火传也，不知其尽也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所谓“养生主”，即养生之宗旨。正如王先谦云：“顺事而不滞于物，冥情而不撓其天，此庄子养生之宗主也。”

②“缘督”句：意谓遵循天然正中之道以为常法。督：中，即正中之道。经：常。

③奏刀：进刀。騞(huō)然：进刀之声。

④“乃中”句：谓合于《经首》乐曲的旋律。《经首》，相传为殷商时代的乐曲名。会：节奏，旋律。



⑤依乎天理：意谓掌握牛之天然结构。

⑥“枝经”句：意谓就连经络骨肉联结处都不曾碰过。枝经：经络相聚处。肯綮(qìng)：骨肉联结处。肯：附于骨上之肉。綮：筋骨联结处。

⑦大軀(gū)：大骨。

⑧公文轩：人名，复姓公文，名轩，宋人。右师：官名，春秋时宋国设置此官，为最高行政长官。这里以官职称人。其人因犯罪被砍一只脚。

⑨“天也”两句：意谓右师生而贪欲，自丧天真，故罪以取刑，即是天刑其人，使之独足。天之生是：谓天生此足。是：此，指右师其人。独：独足。

⑩老聃：即老子，姓李，名耳，字聃。

⑪“向吾”句：意谓刚才我进来吊唁老聃时。向：刚才。

⑫帝之县解：意谓人之生，如物悬空中，备受痛苦，死则犹解其悬，而得到解脱，故云“帝之县解”，犹言“自然解脱”。帝：天帝。县：通“悬”，倒悬。



## 【译文】

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而知识是无限的。以有限之生命，寻无限之知识，就会陷入窘困中！既已窘困，还要不停地追求知识，那就更加危险了。做了好事，却不贪图名声；做了坏事，却不致受到刑辱；顺循天然正中之道以为常法，就可以保护身体，保全生命，赡养双亲，享尽天年了。

有个名丁的厨师，给梁惠王宰牛，用手推牛，用肩顶牛，用足踏牛，屈着一膝而跪着抵住牛，发出了皮骨相离的砉然响声，进刀发出的声音，无不合乎音乐的节拍，符合舞乐《桑林》的节奏，合于《经首》乐曲的旋律。

梁惠王说：“嘻，妙极了！你的宰牛技术怎会达到如此高超的地步呢？”厨师放下牛刀回答说：“我所掌握的宰牛规律，已经超过宰牛的技术。我初次宰牛时，所看到的牛不过是一头完整的牛。三年之后，再也没有见过完整的牛了。现在，我用精神与牛接触，而不是用眼睛看牛；耳目器官停止视听，而全凭精神支配宰牛之事。掌握牛的天然结构规律，用刀劈开牛的筋骨之间大的空隙，把刀深入牛骨节间大的空处，顺着牛的自然结构宰割。就连经络骨肉联结处都不曾碰过，更何况大的牛骨呢！技术高超的厨师，一年更换一把刀，因为他是在切割牛；平庸的厨师，一个月就要换一把刀，因为他是在用刀砍牛骨。现在，我所用的刀已经十九年，宰牛数千头之多，刀刃就像刚磨过一样锋利。牛的骨节之间有空隙，而刀刃却很薄；用很薄的刀刃切入牛骨节的空隙，对于运转牛刀就绰绰有余了。所以，我用刀十九年，而刀刃还像新磨过的一样。虽说如此，每当遇到筋骨交错盘结的地方，我见不好



下刀，总是很警惕而不敢妄动，眼睛专注，下刀缓慢，动刀很轻微，最后全牛霍霍而解，犹如土崩而堆积在地。于是，我提刀起立，环顾四周，表现出安适而从容自得的样子，把刀擦干净而收藏起来。”

梁惠王说：“好极了！我听了厨师解牛的一番言论，从中明白了养生之道。”

公文轩看见右师而惊奇地说：“他是什么人？为何只有一只脚呢？是天生就这样呢，还是人为造成的呢？”右师说：“是稟受天意，并非人为。天惩罚我而生成我这样的形体，使我只有一只脚；人的形貌是天赋予的，因此知道这是天生的，并非人为。”

水泽中的野鸡要四处寻找，才能啄吃一口食物，喝上一口

水,它并不因此期望被畜养在樊笼之中。精神虽然旺盛,却并不感到快意。

老聃死了,秦失去吊丧,仅仅哭了三声就出来了。他的弟子问:“老聃不是你的朋友吗?”秦失答道:“是我的朋友。”弟子问:“那么这样为朋友吊丧可以吗?”秦失说:“可以。我开始与他交朋友时,以为他是个俗人,今日他死后,才知他并非俗人,所以并不能以俗人之礼吊唁他。刚才我进来吊唁老聃时,看见有老人哭他,好像是在哭儿子;有年轻人在哭他,好像在哭父母。他们会合到此哭老聃,边痛哭边称赞老聃,这并非是老聃所期望的。这就是失去天理,违背真情,忘掉其禀受于自然的生命之长短,古代人们称此为失去天理。老聃生,是应时而生;死,是顺时而去。生安其时,死则顺其变化,死哀、生乐都不能入于心怀,古代的人们把死视为自然的解脱,犹如解除了倒悬的痛苦。”

脂膏燃烧完了,火种却流传下去,无穷无尽。

德充符

【原文】

鲁有兀者王骀<sup>①</sup>，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<sup>②</sup>。常季问于仲尼曰<sup>③</sup>：“王骀，兀者也，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<sup>④</sup>。立不教，坐不议，虚而往，实而归。固有不言之教，无形而心成者邪？是何人也？”

仲尼曰：“夫子，圣人也，丘也直后而未往耳<sup>⑤</sup>！丘将以为师，而况不若丘者乎<sup>⑥</sup>！奚假鲁国<sup>⑦</sup>，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。”

常季曰：“彼兀者也，而王先生<sup>⑧</sup>，其与庸亦远矣<sup>⑨</sup>。若然者，其用心也，独若之何？”

仲尼曰：“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；虽天地覆坠，亦将不与之遗；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<sup>⑩</sup>，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<sup>⑪</sup>。”

常季曰：“何谓也？”

仲尼曰：“自其异者视之，肝胆楚越也；自其同者视之，万物皆一也。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游心于德之和。物，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，视丧其足犹遗土也。”

常季曰：“彼为己<sup>⑫</sup>，以其知得其心，以其心得其常心。

物何为最之哉<sup>⑬</sup>？”

仲尼曰：“人莫鉴于流水<sup>⑭</sup>而鉴于止水<sup>⑮</sup>，唯止能止众止<sup>⑯</sup>。受命于地，唯松柏独也正，在冬夏青青；受命于天，唯尧、舜独也正，在万物之首。幸能正生<sup>⑰</sup>，以正众生。夫保始之征<sup>⑱</sup>，不惧之实，勇士一人，雄入于九军。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<sup>⑲</sup>，而况官天地<sup>⑳</sup>、府万物<sup>㉑</sup>、直寓六骸<sup>㉒</sup>、象耳目<sup>㉓</sup>、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尝死者乎！彼且择日而登假<sup>㉔</sup>，人则从是也。彼且何肯以物为事乎！”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兀(wù)者：断足之人。王骀(tái)：庄子虚拟的人物。
- ②相若：相当。
- ③常季：孔子弟子。
- ④中分：平分。
- ⑤未往：未能追随。
- ⑥不若：不如。
- ⑦奚假：何止。
- ⑧王(wàng)：胜过。
- ⑨庸：普通。
- ⑩迁：变化。
- ⑪命：主宰。宗：根本。
- ⑫为己：修养自己。
- ⑬最：聚合。

⑭鉴：照。

⑮止水：静止的水。

⑯唯止能止众止：唯有静止的东西才能使众人静止。

⑰正生：使自己的心性纯正。

⑱保始之征：遵守事先许下的诺言。

⑲自要：自律。

⑳官：主宰。

㉑府：包藏。

㉒六骸：指人体头、身、四肢。

㉓象耳目：以耳目为虚象，意指徒有耳目之形而没有视听的作用。

㉔登假：登上，达到。

### 【译文】

鲁国有一个断足者名叫王骀，追随他的弟子与孔子的弟子一样多。常季问孔子：“王骀是一个断足之人，他的弟子和您的弟子在鲁国各占一半。他对弟子不加教导，不发议论，追随他的人空虚而来，满载而归。莫非真有不用开口教导就能使学生无形中用心领会的东西吗？他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这位先生是圣人，我还没来得及去请教他。我都准备拜他为师，何况那些不如我的人呢！何止鲁国，我将鼓动天下的人都去跟他学习。”

常季说：“他是没有脚的人，却能胜过老师您，那么他一定比普通入高明多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他的智慧有什么独特之处呢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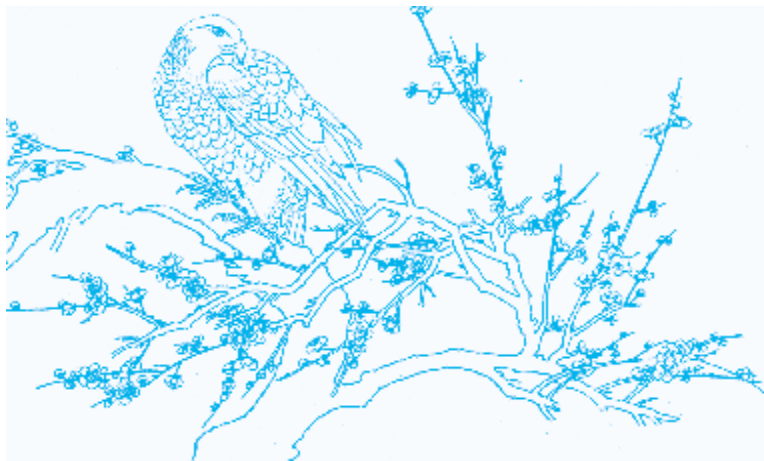
孔子说：“死生是一件极大的事，但对他却毫无影响；即使天翻地覆，他也不会随之毁灭。他内心无所待且不受外物变化的干扰，主宰事物的变化而能安守事物的枢纽。”

常季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从万物相异的角度去看，同处一身的肝和胆就像楚国和越国相距那么遥远；从它们相同的角度看，万物都是一样的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就不晓得什么声色才是耳目感到适宜的，而使心神在和顺的道德境界中遨游。从万物相同的角度看，就看不见有什么丧失，因而看到自己失去了脚，就像丢失了一块泥土一样。”

常季说：“王骀不过是自我修养罢了，以他的智能领悟到自己的心灵，以他的心灵去领悟天道。众人为什么尊崇他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人没有到流动着的水面去照自己形象的，而是到静止的水面去照。可见，唯有静止的东西才能使众人静止。树木同



是受命于地而生，唯有松柏得到了地的正气，故冬夏常青；人同是受命于天而生，唯有尧、舜得到了天的正气，故成为万民之首。他们幸而能自正心性，因而能正众人之性。那些遵守事先许下的诺言，具有无所畏惧品格的，即使是只身的勇士，也敢冲入千军万马之中。将士为了求名尚且能够如此，何况那主宰天地，包藏万物，寄形于六骸，以耳目为虚象，以天赋的智能无所不知，而内心未尝有死的念头的人呢！可以选择一个吉日升于高远，超尘的人大家都愿意追随他。他哪里肯把世俗之事放在心上呢！”

### 【原文】

申徒嘉<sup>①</sup>，兀者也，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<sup>②</sup>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“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”其明日，又与合堂同席而坐<sup>③</sup>。子产谓申徒嘉曰：“我先出则子止，子先出则我止。今我将出，子可以止乎？其未邪？且子见执政而不违<sup>④</sup>，子齐执政乎<sup>⑤</sup>？”

申徒嘉曰：“先生之门，固有执政焉如此哉<sup>⑥</sup>？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<sup>⑦</sup>。闻之曰：‘鉴明则尘垢不止，止则不明也。久与贤人处则无过。’今子之所取大者<sup>⑧</sup>，先生也，而犹出言若是，不亦过乎？”

子产曰：“子既若是矣，犹与尧争善<sup>⑨</sup>。计子之德<sup>⑩</sup>，不足以自反邪？”

申徒嘉曰：“自状其过<sup>⑪</sup>，以不当亡者众<sup>⑫</sup>；不状其过，以不当存者寡。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，唯有德者能之。游于



羿之彀中<sup>13</sup>。中央者，中也<sup>14</sup>；然而不中者，命也。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<sup>15</sup>，我怫然而怒，而适先生之所，则废然而反<sup>16</sup>。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<sup>17</sup>，吾之自寤邪！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，而未尝知吾兀者也。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<sup>18</sup>，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<sup>19</sup>，不亦过乎！”

子产蹴然改容更貌曰<sup>20</sup>：“子无乃称<sup>21</sup>！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申徒嘉：郑国贤人。

②子产：郑国卿大夫，名侨，字子产。伯昏无人：庄子虚拟的人物。

③合堂：同室。

④执政：执政卿。

⑤齐：一般高下。

⑥先生：此指伯昏无人。

⑦说：通“悦”，得意，夸耀。后人：看不起别人。

⑧取大：求取学问道德。

⑨争善：比高低。

⑩计：权衡。

⑪状：陈述，说明。

⑫亡：指亡足。

⑬羿(yì)：传说中的善射者。彀(gòu)中：箭能射及的范围。

- ⑭中(zhòng)地:最易射中的地方。
- ⑮全足:双足齐全。
- ⑯废然:怒气消除的样子。反:通“返”。
- ⑰洗我以善:以善道教育我。
- ⑱形骸之内:指心灵。
- ⑲形骸之外:指外貌。
- ⑳蹴(cù):惭愧不安。
- ㉑子无乃称:犹言你不要再说了。

### 【译文】

申徒嘉是一个断足的人,他和郑国的子产同为伯昏无人的弟子。子产对申徒嘉说:“我先出去,你就停下;你先出去,我就停下。”到了第二天,他们同室同席坐在一起。子产对申徒嘉说:“昨天我对你说过,我先出去,你就停下;你先出去,我就停下。现在



我要出去，你可以停一停吗？抑或不可以呢？你见了我这执政卿还不回避，你要和执政卿平起平坐吗？”

申徒嘉说：“先生的门下有这样的执政卿吗？你炫耀你执政的地位而看不起别人。我听说：‘镜子明亮就不落灰尘，落上灰尘就不明亮了。经常和贤人相处就没有过失。’你随先生求取学问道德，还说出这种话来，难道不过分吗？”

子产说：“你已经这个样子了，还要和尧比高低。你权衡一下自己的德行，难道还不足以让你自省吗？”

申徒嘉说：“申述自己的过错，认为不应该被断足的人是很多的；默认自己的过错，认为应该被断足的人则是很少的。知道无可奈何而安心顺命，唯有有德的人才能做得到。走进羿的射程之内，其中央之处也就是最易射中的地方；然而有时不被射中，那是命。因为自己双足齐全而笑我失足的人很多，我听了勃然大怒；等来到先生这里，我的怒气全消了。这是先生以善道教育了我，我方才醒悟。我和先生相处已经十九年了，可他从来没有感到我是断足之人。现在你和我以心灵沟通，可你却从外表形体上侮辱我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”

子产满面愧色地说：“你不要再说了！”

### 【原文】

鲁有兀者叔山无趾<sup>①</sup>，踵见仲尼<sup>②</sup>。仲尼曰：“子不谨，前既犯患若是矣。虽令来，何及矣！”

无趾曰：“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，吾是以亡足。今吾来也，犹有尊足者存<sup>③</sup>，吾是以务全之也<sup>④</sup>。夫天无不覆，地

无不载，吾以夫子为天地，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！”

孔子曰：“丘则陋矣！夫子胡不入乎？请讲以所闻。”

无趾出。孔子曰：“弟子勉之！夫无趾，兀者也，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”

无趾语老聃曰：“孔子之于至人，其未邪？彼何宾宾以学子为<sup>⑤</sup>？彼且蕲以诼诡幻怪之名闻<sup>⑥</sup>，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？”

老聃曰：“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，以可不可为一贯者，解其桎梏，其可乎？”

无趾曰：“天刑之<sup>⑦</sup>，安可解！”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叔山无趾：庄子虚拟的人物。
- ②踵见：用脚跟步行去求见。
- ③尊足者：比足还尊贵的东西。
- ④务全之：竭力保全它。
- ⑤宾宾：恭敬的样子。
- ⑥诼(chù)诡：奇异。
- ⑦天刑之：天对他的刑罚。

### 【译文】

鲁国有一个断了脚趾的人，名叫叔山无趾，他用脚后跟走路去见孔子。孔子说：“你不谨慎，既然已经犯了罪而成为残废，现

在来见我也来不及了！”

无趾说：“我只因不知时务而轻用我的身体，所以才丧失了脚趾。现在我到你这里来，还有比脚更尊贵的东西，我想竭力保全它。天是无所不覆的，地是无所不载的，我以为先生是天地，哪里知道先生是这样的啊！”

孔子说：“我见识浅陋。您为什么不进来呢？请讲讲您所听到的。”

无趾扭头就走了。孔子说：“弟子们努力啊！无趾是一个断了脚趾的人，尚要努力求学以弥补以前的过失，何况要求道德完美的人呢！”

无趾对老聃说：“孔子还没有达到至人的境界吧？他为什么恭恭敬敬地向您学习呢？他追求以奇异怪诞的名声传闻于天下，却不知道至人是将这些视为自己的枷锁吧？”

老聃说：“你为什么不使他懂得死生一样，可与不可相同的道理，解除束缚他的枷锁，这样可以吗？”

无趾说：“这是上天给他的刑罚，怎么可以解除呢？”

### 【原文】

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“卫有恶人焉<sup>①</sup>，曰哀骀它<sup>②</sup>。丈夫与之处者<sup>③</sup>，思而不能去也<sup>④</sup>；妇人见之，请于父母曰‘与为人妻，宁为夫子妾’者，十数而未止也。未尝有闻其唱者也<sup>⑤</sup>，常和人而已矣<sup>⑥</sup>。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<sup>⑦</sup>，无聚禄以望人之腹<sup>⑧</sup>，又以恶骇天下，和而不唱，知不出乎四域，且而雌雄合乎前<sup>⑨</sup>，是必有异乎人者也。寡人召而观之<sup>⑩</sup>，果以恶骇



天下。与寡人处，不至以月数，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<sup>①</sup>；不至乎期年<sup>②</sup>，而寡人信之。国无宰<sup>③</sup>，寡人传国焉<sup>④</sup>。闷然而后应<sup>⑤</sup>，汜然而若辞<sup>⑥</sup>。寡人丑乎<sup>⑦</sup>，卒授之国。无几何也<sup>⑧</sup>，去寡人而行。寡人恤焉若有亡也<sup>⑨</sup>，若无与乐是国也。是何人者也？”

仲尼曰：“丘也尝使于楚矣，适见狔子食于其死母者<sup>⑩</sup>。少焉眴若<sup>⑪</sup>，皆弃之而走。不见己焉尔，不得类焉尔。所爱其母者，非爱其形也，爱使其形者也。战而死者，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资<sup>⑫</sup>；刖者之屦<sup>⑬</sup>，无为爱之。皆无其本矣。为天子之诸御<sup>⑭</sup>，不爪翦，不容耳；取妻者止于外，不得复使。形全犹足以为尔<sup>⑮</sup>，而况全德之人乎！今哀骘它未言而信，无功而亲，使人授己国，唯恐其不受也，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<sup>⑯</sup>。”

哀公曰：“何谓才全？”

仲尼曰：“死生、存亡、穷达、贫富、贤与不肖、毁誉、饥渴、寒暑，是事之变，命之行也<sup>27</sup>。日夜相代乎前<sup>28</sup>，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<sup>29</sup>。故不足以滑和<sup>30</sup>，不可入于灵府<sup>31</sup>。使之和豫<sup>32</sup>通而不失于兑<sup>33</sup>，使日夜无隙<sup>34</sup>而与物为春<sup>35</sup>，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<sup>36</sup>。是之谓才全。”

“何谓德不形？”曰：“平者，水停之盛也<sup>37</sup>。其可以为法也<sup>38</sup>，内保之而外不荡也。德者，成和之修也<sup>39</sup>。德不形者，物不能离也。”

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<sup>40</sup>：“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，执民之纪而忧其死<sup>41</sup>，吾自以为至通矣。今吾闻至人之言，恐吾无其实，轻用吾身而亡其国。吾与孔丘，非君臣也，德友而已矣<sup>42</sup>！”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恶人：容貌丑陋的人。
- ②哀骀它：庄子虚拟的人物。
- ③丈夫：男子。
- ④思：思慕。
- ⑤唱：倡导立说。
- ⑥和(hè)：附和别人。
- ⑦君人之位：人君的地位。
- ⑧禄：粮食。望：满，饱。
- ⑨雌雄：男女。
- ⑩寡人：国君自谦之称。

- ⑪有意乎其为人:觉得他有过人之处。
- ⑫期(jī)年:一年。
- ⑬宰:主持国政的大臣。
- ⑭传国:将国家委托于人。
- ⑮闷然:不介意的样子。
- ⑯汜(fàn):漠不关心。
- ⑰丑:羞愧。
- ⑱无几何:没有多久。
- ⑲恤焉:忧愁的样子。
- ⑳豨(tún):小猪。
- ㉑少焉:一会儿。眴(shùn)若:惊慌的样子。
- ㉒罢资:殉葬物。
- ㉓刖(yuè):砍掉脚的酷刑。屣(jù):鞋子。
- ㉔诸御:各种侍从人员。
- ㉕形全:形体完整。
- ㉖才全:才性完美。德不形:道德不显露在外表上。
- ㉗命之行也:天命的运行。
- ㉘相代:轮流交替。
- ㉙规:通“窥”,观察。
- ㉚滑:乱。和:平和。
- ㉛灵府:心灵。
- ㉜和豫:和顺逸乐。
- ㉝兑:通“悦”。
- ㉞郤:同“隙”。



- ③⑤为春：变得像春天一样。
- ③⑥时：四时。
- ③⑦水停之盛：水最平静的状态。
- ③⑧法：水准，准则。
- ③⑨成和之修：完满醇和的修养。
- ④⑩异日：他日。闵子：孔子弟子闵子骞。
- ④⑪纪：纲纪。
- ④⑫德友：以道德相交的朋友。

### 【译文】

鲁哀公问孔子道：“卫国有一个面貌丑陋的人，名叫哀骀它。男子和他相处，依恋他舍不得离开；女子见了他，就向父母请求说：‘与其做别人的妻子，不如做这位先生的妾。’这样的女子不下十几个。没听说他倡导什么，只是常常附和别人罢了。他没有人君的权位来救济别人的灾难，也没有食物让人饱食，而且面貌丑陋使天下人见了都感到惊恐，他只是应和而不倡导，知见又很有限，可是女人男人都亲附他，他必定有异乎常人之处。我把他召来一看，果然是面貌奇丑，足以惊骇天下人，但是我和他相处不到一个月，就觉得他有过人之处；相处不到一年，我就很信任他。国家正没有主持国政的大臣，我就想把国政托付于他。他对此漫不经心，既无意应承，也未加推辞。我觉得很羞愧，于是就把国政托付给了他。没有多久，他就离我而去。我很忧愁，就像丢失了什么似的，似乎感到没有人乐于和我共同治理国家。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孔子说：“我曾经出使楚国，正巧看见一群小猪在死去的母猪身上吮乳，一会儿它们发觉母猪死了，就都惊慌地跑开了。这是因为死母猪失去了知觉，不像活着的时候那个样子了。爱母猪不是爱它的形体，而是爱主宰它形体的精神。对阵亡者，安葬的时候不用殉葬品；受了刑的人，没有理由再爱惜他的鞋子。这是因为失去了根本啊！侍奉君王的各种侍从，不剪指甲、不穿耳眼；娶了妻子的人只能在外面服役，不得再侍奉君王。形体完整的人尚且被如此看重，何况追求德性完美的人呢！现在哀骀它没有说什么话就得到了信任，没有功业就受到了亲敬，使人要把国政委托给他，还唯恐他不肯接受，这一定是‘才全’而‘德不形’的人。”

哀公说：“什么叫‘才全’？”

孔子说：“死生，得失，穷达，贫富，贤和不肖，毁誉，饥渴，寒暑，这些都是事物的变化，天命的运行。这就如同白天和黑夜在人们面前轮流交替一样，而人们的智慧不能窥见它们的起始。懂



得了这个道理,就不会让这些扰乱了我们和顺的心性,不会让它们侵入我们的心灵。这样就能保持和顺逸乐,而不失去喜悦的心境。如此则如日夜更替一样永不间断,如同大地回春一般生机勃勃,以平常之心顺应万物的变化。这就叫‘才全’。”

哀公说:“什么叫‘德不形’?”

孔子说:“水平,就是极端静止的状态。它可以作为取法的准绳,内心保持平静而外表毫无动荡。德,就是最纯美的修养。德无所显露,万物自然亲附而不肯离去。”

有一天哀公告诉闵子说:“过去,我以国君的地位治理天下,执掌法纪而忧虑人民的死亡,我自以为已经很贤明了。现在,我听了至人的言谈,恐怕我没有实在的政绩,只是轻用我的身体,以至危及我们的国家。我和孔子并不是君臣,而是以德相交的朋友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闾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<sup>①</sup>,灵公说之<sup>②</sup>,而视全人,其脰肩肩<sup>③</sup>。瓮盎大癭说齐桓公<sup>④</sup>,桓公说之,而视全人,其脰肩肩。

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。人不忘其所忘,而忘其所不忘,此谓诚忘<sup>⑤</sup>。

故圣人有所游,而知为孽,约为胶<sup>⑥</sup>,德为接,工为商<sup>⑦</sup>。圣人不谋,恶用知?不斫<sup>⑧</sup>,恶用胶?无丧,恶用德?不货,恶用商?四者,天鬻也<sup>⑨</sup>。天鬻者,天食也。既受食于天,又恶用人<sup>⑩</sup>!有人之形,无人之情。有人之形,故群于人<sup>⑪</sup>;无人之

情，故是非不得于身。眇乎小哉<sup>⑫</sup>，所以属于人也；警乎大哉<sup>⑬</sup>，独成其天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阎(yīn)跂支离无脤：庄子虚拟的人物，意即曲足、驼背、无脤之人。

②说：同“悦”。

③脰(dòu)：颈项。肩肩：瘦小的样子。

④瓮盎(wèng àng)大癭(yǐng)：形容脖子上长着大如盆的肿瘤。

⑤诚：真正。

⑥约：约束。

⑦工：工巧。

⑧斲(zhuó)：砍，分开。

⑨鬻(yù)：养。

⑩人：人为。

⑪群于人：与人为群。

⑫眇(miǎo)：细小。

⑬警(ào)：伟大。

### 【译文】

有一个拐脚、驼背、无脤的人，去游说卫灵公，卫灵公很喜欢他，再去看形体完整的人，反倒觉得他们的脖子太瘦小了。有一个脖子上长着大瘤子的人，去游说齐桓公，齐桓公很喜欢他，再

去看形体完整的人，反倒觉得他们脖子太瘦小了。

所以只要有过人的德性，形体上的缺陷就会被遗忘。人们如果不忘记应当忘记的，而忘记不应当忘记的，那才是真正的忘记。

所以圣人要悠游自保，就把智慧视为孽根，把约束视为胶漆，把道德视为交接的工具，把工巧视为经商牟利的手段。圣人从不谋虑，哪里还用智慧？不用分离，哪里还用胶漆？没有丧失，哪里还用道德？不求牟利，哪里还用经商？这四者就是天养，天养就是受天的饲养。既然受天的饲养，哪里还用人为？有人的形体，没有人的性情。有人的形体，所以在社会上和人相处；没有人的性情，所以不受人间是非的影响。渺小啊！作为人的同类。伟大啊！能成为与自然同体的圣人。

### 【原文】

惠子谓庄子曰：“人故无情乎？”

庄子曰：“然。”

惠子曰：“人而无情，何以谓之人？”

庄子曰：“道与之貌<sup>①</sup>，天与之形，恶得不谓之人？”

惠子曰：“既谓之人，恶得无情？”

庄子曰：“是非吾所谓情也。吾所谓无情者，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，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<sup>②</sup>。”

惠子曰：“不益生，何以有其身？”

庄子曰：“道与之貌，天与之形，无以好恶内伤其身。今子外乎子之神，劳乎子之精，倚树而吟，据槁梧而瞑。天选子之形，子以坚白鸣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- ①与：赋予。  
②益生：补充营养。

## 【译文】

惠子问庄子：“人是有情的吗？”

庄子说：“是的。”

惠子说：“人若没有情，怎么能称为人呢？”

庄子说：“道赋予人容貌，天赋予人形体，怎么不能称为人？”

惠子说：“既然称为人，怎么能无情？”

庄子说：“你所说的情不是我所说的。我所说的，是说人不可以好恶损伤自己的天性，一世顺乎自然而不用人为地去补充营养。”

惠子说：“不人为地补充营养，怎么能够保健自己的身体？”

庄子说：“道赋予人容貌，天赋予人形体，不以好恶损伤自己的天性。现在你把精力用在追求外物上，以至于精疲力竭，坐在树下高谈阔论，靠在干枯的梧桐树下打瞌睡。天赋予你形体，你却自鸣得意于坚白之论。”

大宗师<sup>①</sup>

## 【原文】

知天之所为，知人之所为者，至矣！知天之所为者，天而生也；知人之所为者，以其知之所知，以养其知之所不知，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，是知之盛也。虽然，有患。夫知有所待而后当，其所待者特未定也<sup>②</sup>。庸詎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？所谓人之非天乎<sup>③</sup>？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<sup>④</sup>。

何谓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<sup>⑤</sup>，不谋士<sup>⑥</sup>。若然者，过而弗悔，当而不自得也。若然者，登高不栗，入水不濡，入火不热，是知之能登假于道者也若此<sup>⑦</sup>。

古之真人，其寝不梦，其觉无忧，其食不甘，其息深深。真人之息以踵，众人之息以喉。屈服者，其嗑言若哇。其耆欲深者，其天机浅<sup>⑧</sup>。

古之真人，不知说生，不知恶死<sup>⑨</sup>。其出不诤，其入不距。翛然而往，翛然而来而已矣。不忘



其所始，不求其所终。受而喜之，忘而复之。是之谓不以心捐道，不以人助天<sup>⑩</sup>，是之谓真人。若然者，其心忘，其容寂，其颡颡<sup>⑪</sup>。凄然似秋，暖然似春，喜怒通四时，与物有宜，而莫知其极<sup>⑫</sup>。故圣人之用兵也，亡国而不失人心；利泽施乎万世，不为爱人。故乐通物，非圣人也；有亲，非仁也；天时，非贤也；利害不通，非君子也；行名失己，非士也；亡身不真，非役人也。若狐不偕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箕子、胥余、纪他、申徒狄，是役人之役<sup>⑬</sup>，适人之适，而不自适其适者也。

古之真人，其状义而不朋<sup>⑭</sup>，若不足而不承；与乎其觚而不坚也，张乎其虚而不华也<sup>⑮</sup>；邴邴乎其似喜也<sup>⑯</sup>，崔崔乎其不得已也，滢乎进我色也，与乎止我德也，厉乎其似世也<sup>⑰</sup>，警乎其未可制也，连乎其似好闭也，恹乎忘其言也。以刑为体，以礼为翼，以知为时，以德为循。以刑为体者，绰乎其杀也；以礼为翼者，所以行于世也；以知为时者，不得已于事也；以德为循者，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<sup>⑱</sup>，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。故其好之也一，其弗好之也一。其一也一，其不一也一。其一与天为徒，其不一与人为徒，天与人不相胜也，是之谓真人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⑩大宗师：即以大道为宗为师。宗：主也。作者认为大道“有情有信”，“无为无形”，是产生宇宙的本原，是万事万物的主宰和宗师。文中所谓的“真人”，正是大道的化身；女偶、子舆、孟子反等虚构的人物，即是大道形象的一种体现。庄子所



赞美的“道”，是“天人合一”的实体。

②“夫知”两句：意谓正确的认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才能获得，而这个条件却是变化不定的。知：认识。有所待：谓有所依赖，要依赖一定条件。

③“庸诘”两句：意谓何以知道我所说的是出于自然不是人为呢？我所说的人为不是出于自然呢？

④真人：得道之人。

⑤不雄成：意谓不以身先人成功。

⑥不谖(mó)士：意谓无心于事，虚己以游。谖：谋。士：古与“事”通。

⑦不热：谓不感到炽热。知：见识。登假于道：谓达到大道的境界。假：至。

⑧“其耆欲”两句：意谓那些嗜欲深重的人，他们天赋的智慧低下。耆：通“嗜”，嗜好。

⑨说生：对生存感到欣喜。说：通“悦”。

⑩“是之”两句：意谓这就叫不以欲心弃自然之道，不以人为助天命之常（宣颖说）。捐：弃。天：天命之常。

⑪“若然者”四句：意谓像此等人，他专心于道，容貌寂然平静安闲，额头广大宽平。寂：寂然安闲。颡(sǎng)：额。颡(kuí)，广大。

⑫“喜怒”三句：意谓喜怒无心，像四季自然变化，随事合宜，无迹可寻（宣颖说）。极：本谓所至之境，这里指迹象。

⑬狐不偁：姓狐，字不偁，古贤人，不受尧禅让，投河而死。务光：夏末隐士，汤让天下而不受，负石投庐水而死。伯夷、叔

齐：孤竹君二子，武王伐纣，二人扣马而谏，武王不从，遂隐于首阳山，不食周粟而死。箕子：纣王庶叔，因忠谏不从而佯狂为奴，被纣王囚禁。胥余：不详。或谓比干，或谓伍子胥，皆无从考证。纪他：殷时隐者，恐汤让位，携弟子俱隐寂水旁。申徒狄：殷时人，因仰慕纪他，负石沉河而死。役人之役：谓为人使用（宣颖说）。

⑭“其状”句：意谓真人形象高大而不崩坏。义：通“峨”，高大的样子。“义”繁体作“義”，俞樾说：“‘峨’与‘義’并从‘我’声，故得通用。”

⑮“与乎”两句：意谓安闲超群而不固执，心胸宽广清虚而不浮华。与乎：安闲的样子。与：通“豫”。觚：通“孤”。独：谓超群。坚：固执。张乎：广大的样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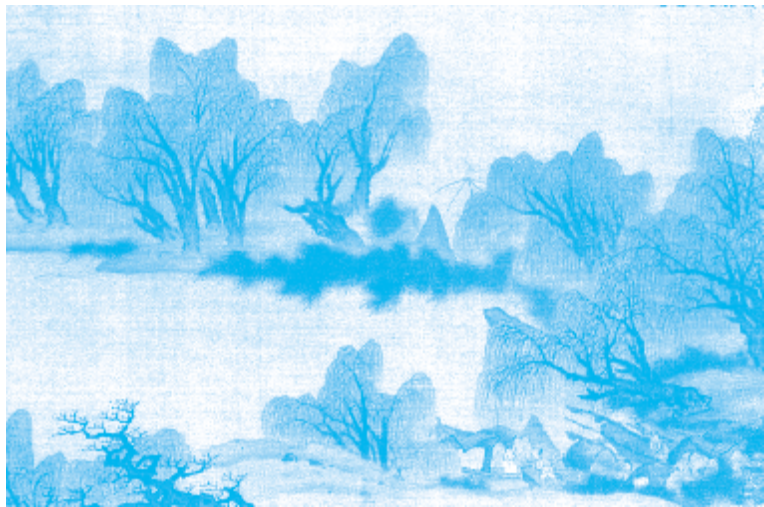
⑯“邴邴(bǐng)乎”句：意谓畅然和悦，似有喜色。邴邴乎：和悦的样子。也：郭本原作“乎”，今据陈碧虚《庄子阙误》改。

⑰“厉乎”句：意谓真人胸襟恢弘，阔大无涯。厉：当作“广”，古代“厉”与“广”往往混用。世：通“大”。“世”与“大”二字，古代音义相同。

⑱“言其”句：意谓把那些有识之士都引导至很高的境界。有足者：有脚的人。比喻有识之士。

## 【译文】

能够明白自然大道的运化之理，明白人的作为，就达到认识的极致了。能够明白自然大道的运化之理，是顺应自然道理而知；明白人的作为，是用其智力所能知道的道理，去推断其智力



所不能知道的,直到享尽天年而不半道夭折,这就是认识的最高境界了。虽然这样,其中还是有忧患存在。正确的认识必须依赖于一定的条件才能获得,而这个条件却是变化不定的。何以知道我所说的出于自然不是人为的呢?我所说的人为不是出于自然呢?先有“真人”,然后才有真知。

什么样的人才叫“真人”呢?古时候的“真人”,不拒绝薄德无智慧的愚人,不以身先人成功,无心于事而虚己遨游。像这样的人,虽有差失而无懊悔,虽合机宜而不快意。像这样的人,登攀高处不惧怕,潜入水底不被浸渍,走入火中不感到炽热,这只有认识能够达到大道的境界的人才能如此。

古时候的“真人”,睡觉不会做梦,睡醒毫无忧愁,不甘于味,气息深沉。“真人”用脚跟呼吸,众人用喉咙呼吸。在辩论中屈服的人,言语塞在喉咙里像是在呕吐一样。那些嗜欲深重的人,他



们天生智慧低下。

古时候的“真人”，不会对生存感到欣喜，不会厌恶死亡；不贪生，不怕死；无拘无束地来到人世，又无拘无束地回归自然。不忘记生命之源，守而不失；不寻求归宿，而一任自然；受生之后常自得，忘其死而复归于自然。这就叫做不以欲心弃自然之道，不以人为助天命之常。能够这样，就可以叫做“真人”。像此等人，他们专心于道，容貌寂然平静安闲，额头广大宽平。他们的表情严肃，像肃杀的秋气；又像春天那样和煦温暖；喜怒无常，像四季自然变化，随事合宜，无迹可寻。所以，圣人用兵，虽然攻破敌国却不会招来怨恨。纵然施恩万世，不是有意爱人。所以说，有心乐于与外界相交往，并非是圣人。有心私爱，并非大仁。揣度以求合于天时，不是贤人。不能等同利害，并非是君子。伪行虚名而无实，并非贤士。自失真性，不能役使世人。像狐不偁、务光、伯夷、叔齐、箕子、胥馀、纪他、申徒狄等人，都是些为人使用，使人安适，而不知自寻快乐的人。

古时候的“真人”，形象高大而不崩坏，好像不足而又无以承受；安闲超群而不固执，心胸宽广清虚而并不浮华，畅然怡悦，似有喜色，不得已而后动，容颜和悦的样子令人可亲，宽厚之德使人乐于归依，胸襟恢弘大度，高放自得而不可驾驭，绵邈深长好像是闭口缄默，不经心的样子好像忘其言谈。用刑律作为主体，用礼仪作为辅助，用智慧审时度势，以坚持高尚道德作为处世所遵循的原则。用刑律作为主体的目的，在于以杀止杀，杀一惩万，虽然杀而宽大；用礼仪作为辅助的目的，在于让礼仪普及世上；用智慧审时度势的目的，是出于无奈而应付世事；以坚持高尚道

德作为处世所遵循的原则的目的,在于想把那些有识之士都引导至很高的境界,世人真的以为“真人”在勤于修行呢!所以,“真人”无心好恶,好与恶都是同一心境。“真人”认为一样与不一样都是相同的。“真人”处于混同心境时,则与自然天道同游;处于差别境界时,则与世人混迹。天人合德,互不相胜,这就叫做“真人”。

### 【原文】

死生,命也;其有夜旦之常,天也<sup>①</sup>。人之有所不得与,皆物之情也<sup>②</sup>。彼特以天为父,而身犹爱之,而况其卓乎<sup>③</sup>!人特以有君为愈乎己,而身犹死之,而况其真乎<sup>④</sup>!

泉涸,鱼相与处于陆,相响以湿,相濡以沫,不如相忘于江湖。与其誉尧而非桀也,不如两忘而化其道。

夫大块载我以形<sup>⑤</sup>,劳我以生,佚我以老,息我以死<sup>⑥</sup>。故善吾生者,乃所以善吾死也。夫藏舟于壑,藏山于泽,谓之固矣<sup>⑦</sup>!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,昧者不知也。藏小大有宜,犹有所遁。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,是恒物之大情也<sup>⑧</sup>。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<sup>⑨</sup>。若人之形者,万化而未始有极也,其为乐可胜计邪?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。善妖善老,善始善终,人犹效之<sup>⑩</sup>,又况万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!

夫道有情有信,无为无形<sup>⑪</sup>;可传而不可受,可得而不可见;自本自根,未有天地,自古以固存;神鬼神帝,生天生地;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,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<sup>⑫</sup>,先天地生而不为久,长于上古而不为老。籀韦氏得之,以挈天地<sup>⑬</sup>;伏戏氏得

之，以袭气母<sup>⑭</sup>；维斗得之，终古不忒；日月得之，终古不息；堪坏得之，以袭昆仑；冯夷得之，以游大川；肩吾得之，以处大山；黄帝得之，以登云天；颞頊得之，以处玄宫<sup>⑮</sup>；禺强得之，立乎北极<sup>⑯</sup>；西王母得之，坐乎少广，莫知其始，莫知其终；彭祖得之，上及有虞，下及五伯<sup>⑰</sup>；傅说得之，以相武丁，奄有天下<sup>⑱</sup>，乘东维，骑箕尾，而比于列星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“死生”两句：意谓生与死，是不可避免的生命活动；它好像昼夜交替，是自然的规律。

②“人之”两句：意谓对于自然的规律，人是无法干预的，这都符合事物变化的情理。

③“彼特”三句：意谓人皆以“天”为生父，而且爱戴它，何况对卓然独化而至于玄冥的大道呢！

④“人特”三句：意谓世人认为国君的才智、地位超过自己，应为其效忠而捐身，何况对待无与伦比的得道之人呢！愈乎己：超过自己。真：真人，即得道之人。

⑤“夫大块”句：意谓大地用形体承载着我。大块：大地。载：承载。

⑥“劳我”三句：意谓用生长来使我勤劳，用衰老来使我闲逸，用死亡来使我安息。佚：通“逸”，闲逸。

⑦“夫藏”三句：意谓把船隐藏在山谷中，把渔具隐藏在大泽中，可以说是很可靠了。山：通“汕”，渔具。

⑧“若夫”两句：意谓假若把天下隐藏在天下中是不会亡失的，这是万物普遍的至理。恒物：常物。大情：至理。

⑨“特犯”句：意谓一旦被大自然铸成人形就欣喜若狂。特：与“一”义同。犯：通“范”，铸造。

⑩“善妖”三句：意谓对能够明白寿命长短和生死的人，人们尚且效法他。善：指能看透。妖：通“夭”，少。“少”、“老”指生命长短。“始”、“终”指生死。

⑪“夫道”两句：意谓大道是真实的存在，恬淡寂寞，视而不见。情：实。信：亦作“实”解。

⑫六极：指天、地与四方。

⑬豨(xī)韦氏：传说中的远古帝王。之：指大道。以挈(qiè)天地：谓整顿乾坤。挈：提挈，这里犹言整顿。

⑭伏戏氏：即伏羲氏。以袞气母：谓调合元气（宣颖说）。袞：合。气母：谓元气，或谓元气之母。

⑮颛顼(zhuān xū)：黄帝之孙，为五帝之一，号高阳。以处玄宫：居住玄宫。玄宫：北方之宫。玄(黑)为北方之色，故谓“玄宫”。

⑯禺(yú)强：水神。立乎北极：谓自立于北海之神。

⑰“彭祖”三句：意谓彭祖得到大道，从上古虞舜时代活到五霸时代。彭祖：传说为帝颛顼之元孙。有虞：指虞舜时代。有：名词字头。五伯：即五霸。伯：通“霸”。

⑱傅说：殷商时代的名士。以相武丁：谓做了殷高宗武丁的国相。奄有天下：谓统治天下。



## 【译文】

生与死，是不可避免的生命活动。它好像昼夜交替，是自然的规律。人是无法干预的，这都符合事物变化的情理。人皆以“天”为生父，而且爱戴它，何况对卓然独化的大道呢！世人

认为国君的才智、地位超过自己，应为其效忠而献身，何况对待无与伦比的真人呢！

泉水枯竭了，鱼相互挤在陆地上，用呼吸的湿气相互滋润，用唾沫相互沾湿，不如在江湖里彼此相忘。与其赞誉尧而非议桀，不如把他们都忘掉而与道

化而为一。

大地用形体承载着我，用生长来使我勤劳，用衰老来使我闲逸，用死亡来使我安息。所以，把我的出生视为好事，就应该把我的死亡也视为好事。把船隐藏在山谷中，把渔具隐藏在大泽中，可以说是很可靠的了。然而，半夜有个大力士把它背走，睡着的人是不知道的。将小东西隐藏在大东西里，是非常适宜的，然而还是会有所亡失。假如把天下隐藏在天下中是不会亡失的，这是万物普遍的至理。人们一旦被大自然铸成人形就欣喜若狂。但



人的形体，千变万化是不曾有穷尽的，因有形而欣喜，欣喜的事哪里能计算清楚呢？所以，圣人游心于无得无丧，与道共存的自然。对待能够明白寿命长短和生死的人，人们尚且效法他，何况对待万物的宗师、千变万化所依赖的大道呢！

大道是真实的存在，无所作为，没有形态；可以神悟而不可口授，可以心得而不可目见；自生自长，不以他物为根本，未有天地之前，自古以来本来就存在着；变化莫测，能产生天地；它在太极之上并不算高，在六合之下并不算深，先于天地即产生并不算长久，早于上古并不算衰老。稀韦氏得到大道，就用来整顿乾坤；伏羲氏得到大道，就用来调合元气；北斗星得到大道，永远不会改变方位；日月得到大道，永远运行不止；堪坏得到大道，就做昆仑山的主人；冯夷得到大道，就去遨游黄河；肩吾得到大道，就驻守泰山；黄帝得到大道，就登天成仙；颛顼得到大道，就居住玄宫；禺强得到大道，就自立为北海之神；西王母得到大道，就常在西极的少广山中，不知道有生死变化；彭祖得到大道，从上古虞舜时代活到五霸时代；傅说得到大道，就做殷高宗武丁的相国，而统治天下，驾馭东维、箕尾星，并列于列星之中。

### 【原文】

南伯子葵问乎女偶曰<sup>①</sup>：“子之年长矣，而色若孺子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吾闻道矣。”南伯子葵曰：“道可得学邪？”曰：“恶！恶可<sup>②</sup>！子非其人也。夫卜梁倚有圣人之才而无圣人之道<sup>③</sup>，我有圣人之道而无圣人之才。吾欲以教之，庶几其果为圣人乎！不然，以圣人之道，告圣人之才，亦易矣。吾犹守而告之，参日

而后能外天下<sup>④</sup>；已外天下矣，吾又守之，七日而后能外物；已外物矣，吾又守之，九日而后能外生；已外生矣，而后能朝彻；朝彻，而后能见独；见独，而后能无古今，无古今，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。杀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其为物，无不将也，无不迎也，无不毁也，无不成也<sup>⑤</sup>。其名为撝宁<sup>⑥</sup>。撝宁也者，撝而后成者也<sup>⑦</sup>。”

南伯子葵曰：“子独恶乎闻之<sup>⑧</sup>？”曰：“闻诸副墨之子，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，洛诵之孙闻之瞻明，瞻明闻之聂许，聂许闻之需役，需役闻之於讴，於讴闻之玄冥，玄冥闻之参寥，参寥闻之疑始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南伯子葵、女偶(yǔ)：皆为虚构人物。

②恶：不。上“恶”字，叹其道难言；下“恶”字，叹其道不容易学。

③卜梁倚：虚构人物。道：谓虚心散淡之性。

④“吾犹”两句：意谓我还是有保留地把大道传授给他，三日之后他就能遗忘天下。守而告之：犹言不轻易教他，有保留地传道给他。参：同“三”。外：置于度外，遗忘。

⑤“其为物”五句：意谓道作为万物之宗师，无所不送，无所不迎，无所不毁，无所不成。将：送。

⑥“其名”句：即叫“撝宁”。撝：扰动。宁：寂静。

⑦“撝宁”两句：意谓所谓“撝宁”，就是说虽置身纷纭骚

动、交争互触之地，却不受干扰，而后方能修成虚寂宁静的心境。

⑧“子独”句：意谓你从何处学的道？独：特。

### 【译文】

南伯子葵问女偶说：“你的年岁已经大了，而容颜却像童子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女偶回答道：“我得道了。”南伯子葵说：“道可以学习吗？”女偶说：“唉！道怎么可以学呢！你不是能学道的人。卜梁倚有圣人的天资却没有圣人虚心散淡的心境，我有圣人虚心散淡的心境却没有圣人的天资。我想用虚心散淡来教诲他，差不多他果真能够成为圣人吧？道不易学，用圣人之道，去传授圣人之才，那就容易了。我还是有保留地把大道传授给他，三日之后他就能遗忘天下；他既已遗忘天下，我又有保留地把大道传授给他，七日之后他能遗忘万物；他既已遗忘万物，我又有保留地将大道传授给他，九日之后他能忘掉自身；他既已遗忘自身，而后他便能够明彻；他能够明彻，而后就能够体悟大道；他能体悟大道，而后他就能超越古今的时空界限；他能超越古今，而后他才能达到没有生死的最高境界。死者未曾灭，生者未曾生。大道作为万物之宗，无所不送，无所不迎，无所不毁，无所不成。这就叫做‘撝宁’。所谓‘撝宁’，就是说虽置身纷纭扰动、交争互触之地，却不受干扰，而后才能修炼成虚寂宁静的心境。”

南伯子葵问道：“你是从什么地方学的道？”女偶说：“我是从副墨的儿子那里学到的，副墨的儿子是从洛诵的孙子那里学到的，洛诵的孙子是从瞻明那里学到的，瞻明是从聂许那里学到的，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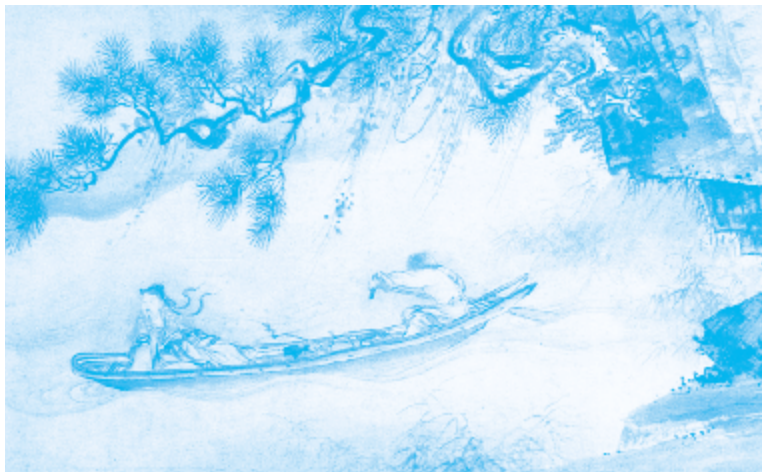
许是从需役那里学到的，需役是从於讷那里学到的，於讷是从玄冥那里学到的，玄冥是从参寥那里学到的，参寥是从疑始那里学到的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四人相与语曰<sup>①</sup>：“孰能以无为首，以生为脊，以死为尻<sup>②</sup>；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，吾与之友矣！”四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，遂相与为友。俄而子舆有病<sup>③</sup>，子祀往问之。曰：“伟哉！夫造物者将以予为此拘拘也！”曲偻发背，上有五管<sup>④</sup>，颐隐于齐，肩高于顶，句赘指天<sup>⑤</sup>。阴阳之气有沴<sup>⑥</sup>，其心闲而无事，跼蹐而鉴于井，曰：“嗟乎！夫造物者又将以予为此拘拘也。”

子祀曰：“女恶之乎？”曰：“亡，予何恶！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为鸡，予因以求时夜<sup>⑦</sup>；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为弹，予因以求鸚炙；浸假而化予之尻以为轮，以神为马，予因以乘之，岂更驾哉！且夫得者，时也；失者，顺也。安时而处顺，哀乐不能入也，此古之所谓县解也，而不能自解者，物有结之<sup>⑧</sup>。且夫物不胜天久矣，吾又何恶焉！”

俄而子来有病，喘喘然将死。其妻子环而泣之。子犁往问之，曰：“叱！避！无怛化<sup>⑨</sup>！”倚其户与之语曰：“伟哉造化！又将奚以汝为？将奚以汝适<sup>⑩</sup>？以汝为鼠肝乎？以汝为虫臂乎？”子来曰：“父母于子，东西南北，唯命之从。阴阳于人，不翅于父母。彼近吾死而我不听，我则悍矣，彼何罪焉？夫大块载我



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故善吾生者，乃所以善吾死也。今大冶铸金，金踊跃曰：‘我且必为镆铘！’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。今一犯人之形而曰：‘人耳！人耳！’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。今一以天地为大炉，以造化为大冶，恶乎往而不可哉！”成然寐，遽然觉<sup>①</sup>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：皆为虚构人物。相与语：即相互交谈。

②尻：尾骨。

③俄而：不久。

④上有五管：谓五脏朝天。

⑤句赘指天：意谓因腰弯低头，所以发髻总是朝天。句赘：

发髻。指天：朝天。

⑥沴(lì):凌乱。

⑦“浸假”两句:意谓造物者使我的左臂逐渐变成公鸡,我使用它来报晓。浸:渐;假:使。时夜:即“司夜”,报晓。

⑧物有结之:意谓为阴阳之气所束缚(林云铭《庄子因》)。物:外物,指阴阳二气。

⑨叱:呵斥。避:回避,躲开。无怛(dá)化:谓不要惊动他的变化。道家以死为化,故如此说。怛:惊。

⑩“将奚”句:意谓将把你变到何处去?

⑪“成然”两句:意谓子来说完话,便安然而睡,像是死去;又忽然而醒,像是重生。成然:安然。遽然:忽然。

### 【译文】

子祀、子舆、子犁、子来四个人在一起相互交谈说：“谁能以无为头，以生为脊骨，以死为尾骨；谁能知道生死存亡浑然一体的道理，我就和他交朋友。”他们都会心地相视而笑，彼此心意相通，没有矛盾。于是，他们就相互结交为朋友。不久，子舆生了病，子祀去看望他。子舆说：“真伟大啊！造物者把我变成如此曲挛不伸的模样！”子舆驼背，背上生疮，五脏朝天，面颊陷在肚脐里，两肩高于头顶，发髻向上竖起。阴阳二气乖戾不调，他仍能闲逸自适，并不把形体的残废放在心里。他步履艰难地走到井边，对着井水照自己，惊奇地说：“哎呀！造物者又把我变成如此曲挛不伸的丑态。”

子祀说：“你厌恶这种变化吗？”子舆说：“不，我哪里厌恶呢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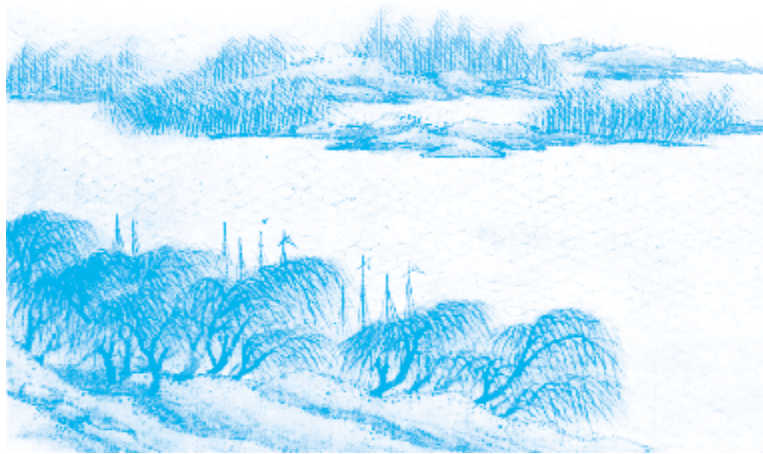
造物者使我的左臂逐渐地变成公鸡，我便用它来报晓；造物者使我的右臂逐渐变成弹丸，我便用它打下鸚鸟烤肉吃；造物者使我的臀部逐渐变成车轮，把我的精神变成骏马，我就把它当做马车来乘坐，难道还需要更换车驾吗？我生下来，是应时而生；我死去，是顺时而去。安于天时而顺应自然的发展，悲哀和欢乐都不能侵入内心，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解脱倒悬的痛苦，而不能自我解脱，这都是因为受到阴阳之气的束缚。人不能战胜自然的变化由来已久，我又怎么能厌恶自己的变化呢！”

不久，子来生了病，气息急促地将要死去。他的妻子和儿女围绕在他身边哭泣。子犁去看望他，说：“别哭！退避开！不要惊动他的变化！”子犁靠倚门框与子来说话：“造物者真伟大啊！又将把你变成何物？将把你变到何处去？将把你变成鼠肝吗？将把你变成虫臂吗？”子来说：“子女对于父母，无论东西南北，都要听从父母吩咐。人对于自然变化，无异于父母。造物者让我死掉，我若不从命，我就太蛮横了，造物者有什么错？大地承载我的形体，用生长来使我勤劳，用衰老来使我闲逸，用死亡来使我安息。所以，把我的生长看做好事，就应该把我的死亡也看做好事。现在冶金工匠把金属冶铸成器皿，金属跳跃起来说：‘我一定要成为良剑镆铍！’冶金工匠一定会认为它是不吉祥的金属。现在造物者一旦把人铸成人的形体，而人便叫喊说：‘人呀！人呀！’造物者一定会认为他是不吉祥的人。现在一旦把天地当做冶炼的大熔炉，把造物者当做冶炼工匠，天地万物俱在造物者的钧陶之中，何往而不可呢！”子来说完话，便安然而睡，像是死去；又忽然而醒，像是重生。

## 【原文】

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三人相与友<sup>①</sup>，曰：“孰能相与于无相与，相为于无相为？孰能登天游雾，挠挑无极，相忘以生，无所终穷<sup>②</sup>？”三人相视而笑，莫逆于心。遂相与为友。

莫然有间<sup>③</sup>，而子桑户死，未葬。孔子闻之，使子贡往侍事焉。或编曲，或鼓琴，相和而歌曰：“嗟来桑户乎<sup>④</sup>！嗟来桑户乎！而已反其真，而我犹为人猗！”子贡趋而进曰：“敢问临尸而歌，礼乎？”二人相视而笑曰：“是恶知礼意！”子贡反，以告孔子曰：“彼何人者邪？修行无有，而外其形骸，临尸而歌，颜色不变，无以命之。彼何人者邪？”孔子曰：“彼游方之外者也，而丘游方之内者也。外内不相及，而丘使女往吊之，丘则陋矣<sup>⑤</sup>！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，而游乎天地之一气。彼以生为





附赘县疣<sup>⑥</sup>，以死为决疣溃痂。夫若然者，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！假于异物，托于同体；忘其肝胆，遗其耳目；反复终始，不知端倪；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，逍遥乎无为之业<sup>⑦</sup>。彼又恶能愤愤然为世俗之礼<sup>⑧</sup>，以观众人之耳目哉！”

子贡曰：“然则夫子何方之依？”孔子曰：“丘，天之戮民也<sup>⑨</sup>。虽然，吾与汝共之。”子贡曰：“敢问其方<sup>⑩</sup>？”孔子曰：“鱼相造乎水，人相造乎道。相造乎水者，穿池而养给；相造乎道者，无事而生定。故曰：鱼相忘乎江湖，人相忘乎道术。”子贡曰：“敢问畸人。”曰：“畸人者，畸于人而侔于天。故曰：天之小人，人之君子；人之君子，天之小人也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：皆为虚构人物。

②“登天”四句：意谓高蹈绝尘，超然世外，游于太虚，相忘有生，与道游于无穷之境。撓挑：宛转。

③莫然有间：意谓他们淡漠相交不久。莫然：即“漠然”，淡漠无心。有间：谓不久。

④嗟来：犹“嗟乎”，招魂的叹词。来：语助词，在《庄子》书中多有。

⑤女：通“汝”，你。陋：鄙陋。

⑥附赘县疣：谓附生在人身上的瘤。附：附生。赘：肉瘤。县：通“悬”，悬生。疣：瘤疔。

⑦芒然：即“茫然”，无所系累的样子。彷徨：与“逍遥”同

义，自得逸乐的意思。尘垢之外：谓世外。无为之业：意谓无为寂寞之乡。

⑧愤愤然：烦乱的样子。

⑨天之戮民：意谓天施给刑罚的人。孔子自以为不能摆脱天之桎梏，故谓“天之戮民”。

⑩其方：谓用什么方法。方：术。与上“方”字不同。

### 【译文】

子桑户、孟子反、子琴张三人相互结交为朋友，他们说：“谁能在无心中相交，在无迹中相助呢？谁能登天绝尘，徘徊于太虚，相忘有生，与道游于无穷之境呢？”他们都会心地相视而笑，彼此心意相通，无所违背。于是他们就相互结交为朋友。

他们淡漠相交不久，子桑户死去，尚未埋葬。孔子听到子桑户死去的噩耗，便派子贡前去吊唁和帮助治丧。子琴张和孟子反却一个编撰词曲，一个弹琴，相互应和而歌唱，他们说：“哎呀，桑户啊！哎呀，桑户啊！你已经归于大道，我们尚且为人啊！”子贡快步走到他们跟前说：“请问对着死人的尸体唱歌，合乎礼仪吗？”子琴张和孟子反相互看看而笑道：“你们这种人哪里会懂得礼的真正含意呢！”子贡回去，把所见所闻告诉给孔子，说：“他们都是何等人呢！他们没有德行修养，而把形骸置之度外，对着尸体歌唱，全无哀戚之容，不知该称他们为何等人。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？”孔子说：“他们都是超脱凡俗、逍遥于世外的人，我孔丘只是生活在礼仪法度的尘世中。世外之人和世内之人彼此不相干，我派你去吊唁子桑户，我是何等鄙陋啊！他们正在与造物者

结成伴侣，而与大道浑然为一体。他们把人的生命看做附生在人身上的多余的瘤，把人的死亡看做皮肤上的脓疮溃破。像他们这样的人，又哪里知道有死生先后的存在呢！假借于不同物体，而共成一身；忘掉身上的肝胆，忘掉身上的耳目；从生到死，循环往复，不见头绪；茫然无所系念地逍遥于世外，彷徨于无为寂寞之荒野。他们又怎么能烦乱地去做世俗的礼仪，让众人听闻和观看呢！”

子贡说：“那么，先生将依从方外还是依从方内呢？”孔子说：“我孔丘，是苍天施予刑罚的人。虽然如此，我未能超脱，还是与你共游方外。”子贡说：“请问用什么方法呢？”孔子说：“鱼相生于水，人相生于道。相生于水的鱼，掘地成池而供养丰足；相生于道的人，彷徨无为而心性平定。所以说：鱼相忘在江湖中，人相忘在大道里。”子贡说：“请问什么叫不同于世俗的方外之人？”孔子说：“不同于世俗的方外之人，不同于世人却与大自然相合。所以说：大自然的小人，便是人世间的君子；人世间的君子，即是大自然的小人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颜回问仲尼曰：“孟孙才<sup>①</sup>，其母死，哭泣无涕，中心不戚，居丧不哀。无是三者<sup>②</sup>，以善处丧盖鲁国，固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？回壹怪之<sup>③</sup>。”仲尼曰：“夫孟孙氏尽之矣，进于知矣，唯简之而不得，夫已有所简矣。孟孙氏不知所以生，不知所以死。不知就先，不知就后。若化为物，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！且方将化，恶知不化哉？方将不化，恶知己化哉？吾特与汝，其

梦未始觉者邪！且彼有骇形而无损心，有旦宅而无情死<sup>④</sup>。孟孙氏特觉，人哭亦哭，是自其所以乃<sup>⑤</sup>。且也相与‘吾之’耳矣！庸讵知吾所谓‘吾之’乎？且汝梦为鸟而厉乎天<sup>⑥</sup>，梦为鱼而没于渊<sup>⑦</sup>。不识今之言者，其觉者乎？其梦者乎？造适不及笑，献笑不及排，安排而去化，乃入于寥天一<sup>⑧</sup>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孟孙才：姓孟孙，名才，鲁国人。

②是：此。指涕泪、悲伤和哀痛。

③回壹怪之：谓我颜回感到奇怪。壹：语助词。

④“且彼”两句：意谓孟孙才认为其母在变化中虽有变动之形，其心并无损耗；虽有惊扰，而并无精神之丧。骇：动。旦宅：通“怛咤”，惊扰。情：精神。

⑤“是自”句：意谓故其才如此哭而不哀切（释德清说）。乃：那等样子（刘凤苞说）。

⑥厉乎天：谓至于天。厉：戾，即到达。

⑦没于渊：谓潜入水中。

⑧“乃入”句：意谓进入虚空寂寥的自然境界，而与大道浑然成为一体。寥天：虚寂的自然境界。

### 【译文】

颜回请教孔子说：“孟孙才的母亲死了，他哭泣的时候没有掉眼泪，心中不悲伤，守丧期间不哀痛。没有这三者，竟能以善于处理丧事而名扬鲁国，难道真有无其实而有其名的人吗？我感到很

奇怪。”孔子说：“孟孙才已经尽到治丧之礼了，并且是超过知道服丧礼仪的人，他想简化办丧礼仪却办不到，而他实际上已有所简化了。孟孙才不知人为何而生，不知人为何而死。他不知道求生，不知道惦念死。他像是正在变成一物，他在等待自己不知道将要变成何物的变化！况且正要变化时，又如何知道不变化呢？正在不变化时，又如何知道已经变化了呢？只是我和你，正在做梦而没有睡醒呢！孟孙才认为他母亲在变化中虽有形体之动，其心并无损耗；虽有惊扰，而并无精神之丧。孟孙才独自觉醒，别人哭泣，他也跟着哭泣，所以才如此哭泣而不哀切。世人看到自己暂时有了身形，就相互说‘这是我’；怎么知道暂时有身形的‘我’，就是属于‘我’呢？你做梦变成鸟就想飞向天空，做梦变成鱼就想潜入水中。不知道现在说话的我，是醒悟了呢，还是在做梦呢？人的内心忽然快适时，是来不及笑的；笑声突然发出时，又来不及安排是否妥当；只有任凭大道安排而任其无穷变化，进入虚空寂寥的自然境界，而与大道浑然成为一体。”



## 【原文】

意而子见许由<sup>①</sup>，许由曰：“尧何以资汝？”意而子曰：“尧谓我：‘汝必躬服仁义而明言是非’。”许由曰：“而奚来为轶<sup>②</sup>？夫尧既已黥汝以仁义，而劓汝以是非矣<sup>③</sup>。汝将何以游夫遥荡恣睢转徙之涂乎<sup>④</sup>？”

意而子曰：“虽然，吾愿游于其藩。”许由曰：“不然。夫盲者无以与乎眉目颜色之好，瞽者无以与乎青黄黼黻之观<sup>⑤</sup>。”意而子曰：“夫无庄之失其美，据梁之失其力，黄帝之亡其知，皆在炉锤之间耳。庸讵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补我劓，使我乘成以随先生邪？”许由曰：“噫！未可知也。我为汝言其大略：吾师乎！吾师乎！整万物而不为义，泽及万世而不为仁，长于上古而不为老，覆载天地、刻雕众形而不为巧。此所游已<sup>⑥</sup>！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意而子：虚构人物。

②“而奚”句：即“而为奚来轶”的倒装。意谓你为何而来呢？而：通“尔”，你。轶：通“只”，语助词。

③“夫尧”两句：意谓你已经受到尧给予的仁义和是非的毒害。黥(qíng)：在犯人面额刻刺而涂墨的刑罚，亦称墨刑。劓(yì)：割去鼻子的刑罚。这里以“黥”、“劓”来比喻仁义是非对人的毒害。

④“汝将”句：意谓你将怎样遨游于逍遥自在的变化境界

呢？**遥荡**：逍遥。**恣睢**：放纵不拘。

⑤“瞽者”句：意谓瞽者无法欣赏礼服上青黄色的华丽花纹。**瞽者**：有眼睛无缝而看不见物的瞎子。**黼黻**(fǔ fú)：古代礼服上所绣花纹。**观**：华丽。

⑥此所游已：谓此即我所遨游的境界。

### 【译文】

意而子去拜见许由，许由问他：“尧用什么来教诲你？”意而子说：“尧对我说，你必须亲身实践仁义并明辨是非。”许由说：“你为何而来呢？你已经受到尧给予的仁义和是非的毒害，你将怎样遨游于逍遥自在的变化境界呢？”

意而子说：“虽然我不能进入大道的境界，我却希冀游其藩篱。”许由说：“不能这样说。瞎子无法欣赏眉目姣好的面容，瞽者无法欣赏礼服上青黄色的华丽花纹。”意而子说：“无庄失去她美丽的容颜，据梁失去他的力气，黄帝失去他的智慧，都是造物者冶炼锻打而成。怎么知道造物者不养好我被割裂的皮肉、补齐我被割裂的鼻子，使我乘着浑全大道以随先生呢？”许由说：“哎！不知道造物者是否能满足你的愿望。我给你讲个大概吧：我的宗师啊！我的宗师啊！调和万物，并不认为是行义；施恩泽于万代黎民，并不认为是仁慈；长于上古不算老；覆天载地、雕刻众物之形，并不能算做技巧。这就是我逍遥大道的境界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颜回曰：“回益矣<sup>①</sup>。”仲尼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仁义

矣。”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<sup>②</sup>。”他日复见，曰：“回益矣。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忘礼乐矣！”曰：“可矣，犹未也。”他日复见，曰：“回益矣！”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回坐忘矣。”仲尼蹴然曰<sup>③</sup>：“何谓坐忘？”颜回曰：“堕肢体，黜聪明，离形去知，同于大通<sup>④</sup>，此谓坐忘。”仲尼曰：“同则无好也，化则无常也。而果其贤乎！丘也请从而后也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益：增益。指经过修养而进入道境。

②“可矣”两句：意谓忘掉仁义，有可能入道，然而还是没有进入大道境界。

③蹴然：惊奇而变容的样子。

④“堕肢体”四句：意谓毁废形体，泯灭见闻，形智皆弃，与大道浑然一体。大通：即大道。

### 【译文】

颜回说：“我有进步了。”孔子说：“你的进步是就什么而言呢？”颜回说：“我已经忘掉仁义了。”孔子说：“忘掉仁义，有可能入道，然而还是没有进入大道。”过了几天，颜回又去拜见孔子，说：“我又有进步了。”孔子说：“你的进步又是就什么而言呢？”颜回说：“我已经忘掉礼乐了。”孔子说：“忘掉礼乐，有可能入道，然而还是没有进入大道。”过了几天，颜回又去拜见孔子，说：“我又有进步了。”孔子说：“你的进步又是就什么而言呢？”颜回说：“我静



坐并能忘掉一切了。”孔子惊奇而变容地说：“什么叫做静坐而忘掉一切呢？”颜回说：“毁废形体，泯灭见闻，形智皆弃，与大道浑然一体，这就叫做静坐而忘掉一切。”孔子说：“与大道浑同则无偏好，顺应大道的变化就不会滞守常理。你果真成为贤人了啊！那我孔丘也要向你学习而步你后尘了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子舆与子桑友<sup>①</sup>。而霖雨十日，子舆曰：“子桑殆病矣<sup>②</sup>！”裹饭而往食之。至子桑之门，则若歌若哭，鼓琴曰：“父邪？母邪？天乎？人乎？”有不任其声而趋举其诗焉。子舆入，曰：“子之歌诗，何故若是？”曰：“吾思夫使我至此极者而弗得也。父母岂欲吾贫哉？天无私覆，地无私载，天地岂私贫我哉？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。然而至此极者，命也夫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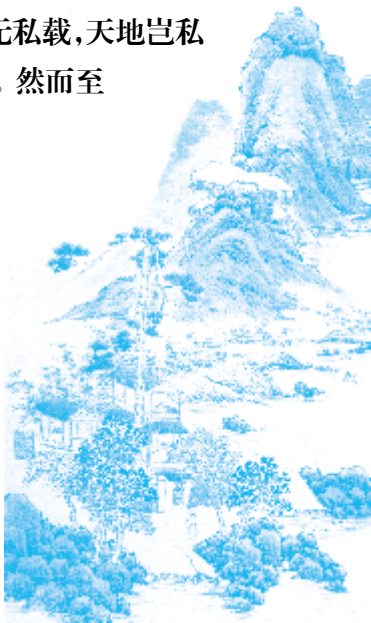
### 【注释】

①子桑：虚构人名。或曰即子桑户。

②殆：大概。病：疾病严重。这里指饿坏了。

### 【译文】

子舆和子桑是朋友。连绵不断的雨下了十天，子舆说：





“大概子桑饿坏了吧！”就包着饭去给他吃。来到子桑门前，就听见子桑好像是在唱歌，又好像是在哭泣，弹着琴唱着：“使自己贫困的是父亲、母亲，还是天地和人呢？”声音微弱好像禁不住感情的表达而急促地吟着诗句。子與走到他的屋子里，问道：“你吟唱诗歌，为何如此不成音韵？”子桑说：“我在思索使我这样贫困的是谁，却找不到答案。父母难道想使我这样贫困吗？苍天并无偏私地覆盖着大地，大地也并无偏私地托载着生灵，天地难道偏要我贫困吗？我寻找使我这样贫困的人却寻找不到。然而，使我至此十分贫困的境地，大概是大道吧！”

## 应帝王

### 【原文】

啮缺问于王倪<sup>①</sup>，四问而四不知。啮缺因跃而大喜，行以告蒲衣子<sup>②</sup>。蒲衣子曰：“而乃今知之乎？有虞氏不及泰氏<sup>③</sup>。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，亦得人矣，而未始出于非人。泰氏其卧徐徐<sup>④</sup>，其觉于于<sup>⑤</sup>。一以己为马<sup>⑥</sup>，一以己为牛。其知情信<sup>⑦</sup>，其德甚真，而未始入于非人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啮缺、王倪：此处皆为人名。
- ②蒲衣子：古代传说中的贤士。
- ③泰氏：指太昊，即伏羲氏。
- ④徐徐：舒缓安闲的样子。
- ⑤于于：悠游自得的样子。
- ⑥一：或。
- ⑦情：实。

### 【译文】

啮缺向王倪求教，问了四次但四次王倪都回答说不知道。啮缺

因此高兴地跳了起来，前往蒲衣子处把此事告诉他。蒲衣子说：“你如今知道了吗？虞舜比不上伏羲氏。虞舜心怀仁义以此来笼络人心，虽然也获得了人心，但他仍不能涉入物我两忘的境界。伏羲氏睡觉时舒缓安适，睡醒时悠游自得；任人把自己看作马，任人把自己看作牛；他的心智真实，他的德行纯真，而且从不曾涉入物我两分的境界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肩吾见狂接舆。狂接舆曰：“日中始何以语女<sup>①</sup>？”

肩吾曰：“告我，君人者以己出经式义度<sup>②</sup>，人孰敢不听而化诸<sup>③</sup>？”

狂接舆曰：“是欺德也<sup>④</sup>。其于治天下也，犹涉海凿河，而使蚊负山也。夫圣人之治也，治外乎<sup>⑤</sup>？正而后行<sup>⑥</sup>，确乎能其事者而已矣。且鸟高飞以避矰弋之害<sup>⑦</sup>，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凿之患<sup>⑧</sup>，而曾二虫之无知？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日中始：庄子假托的寓言人物。女，即“汝”。

②“经式义度”：此处皆指法度。义，即“仪”。

③诸：同“乎”，为句末助词。

④欺德：欺诳别人的做法。

⑤治外：治理人的外表。

⑥正：指顺应本性。行：指推行教化。

⑦矰(zēng)弋(yì):系有丝绳的短箭。

⑧鼯(xī)鼠:小鼠。神丘:社坛。熏凿:指烟熏和挖掘。

### 【译文】

肩吾拜见狂接舆。狂接舆说:“日中始对你说了些什么?”

肩吾说:“他告诉我做国君的一定要凭借自己的意志来制定法规,人们谁敢不听而被教化呢?”

接舆说:“这是欺骗人的做法,这样去治理天下,就好像到海里开凿河道,让蚊虫背负大山一样。圣人治理天下,难道去治理社会上的表层弊端吗?他们顺应本性而后感化他人,任人各尽所能罢了。鸟儿尚且懂得高飞躲避弓箭的伤害,老鼠尚且知道深藏于神坛之下的洞穴逃避熏烟凿地的祸患,难道人还不如这两种小动物有智慧吗?”



## 【原文】

天根游于殷阳<sup>①</sup>，至蓼水之上<sup>②</sup>，适遭无名人而问焉<sup>③</sup>，曰：“请问为天下<sup>④</sup>。”无名人曰：“去！汝鄙人也，何问之不豫也<sup>⑤</sup>！子方将与造物者为人<sup>⑥</sup>，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<sup>⑦</sup>，以出六极之外，而游无何有之乡<sup>⑧</sup>，以处圜垠之野<sup>⑨</sup>。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为<sup>⑩</sup>？”又复问，无名人曰：“汝游心于淡，合气于漠<sup>⑪</sup>，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，而天下治矣。”

## 【注释】

①天根：虚构的人名。殷阳：即殷山的南面庄子杜撰的地名。

②蓼(liǎo)水：虚拟的水名。

③无名人：虚拟的人名。

④为：此处为治理的意思。

⑤豫：喜悦，高兴。

⑥为人：结为伴侣。

⑦莽眇(miǎo)之鸟：轻虚的样子。

⑧无何有之乡：什么都不存在的地方。

⑨圜(kuàng)垠(làng)：广大无边的样子。

⑩帛(yì)，疑为“臬”字之误，意谓说梦话。

⑪淡、漠：此处都是在说清静无为的境界。

## 【译文】

天根在殷山的南面闲游，来到蓼水河边，正巧遇上无名人向

他请教,说:“向您请教治理天下的事。”无名人说:“走开,你这个鄙陋的人,为什么问这些让人不愉快的问题!我正打算跟造物者结伴畅游,厌烦时便乘坐那状如飞鸟的清虚之气,超脱于天地之外,在什么也没有的地方游乐,居于旷达无垠的环境。你又为什么用如同梦呓般的所谓治理天下的言语来干扰我的心呢?”天根再次发问。无名人说:“你应使心性恬静自然,清静无为,顺应事物的自然本性而没有半点儿个人的偏私,天下就可以得到治理了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阳子居见老聃<sup>①</sup>,曰:“有人于此,向疾强梁<sup>②</sup>,物彻疏明<sup>③</sup>,学道不勑<sup>④</sup>。如是者,可比明王乎?”老聃曰:“是于圣人也,胥易技系<sup>⑤</sup>,劳形怵心者也<sup>⑥</sup>。且也虎豹之文来田<sup>⑦</sup>,猿狙之便,执殳之狗来藉<sup>⑧</sup>。如是者,可比明王乎?”阳子居蹴然曰<sup>⑨</sup>:“敢问明王之治。”老聃曰:“明王之治: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,化贷万物而民弗恃;有莫举名,使物自喜;立乎不测,而游于无有者也。”

### 【注释】

①阳子居:此处为虚构人物。

②向疾:意为像回声那样迅疾敏捷。向:通“响”。强梁:强干果决。

③疏明:通达明敏。

- ④劬(juàn):“倦”的异体字。
- ⑤胥:有一定才智的小官吏。易:这里指占卜的小官。
- ⑥劳形:使身体劳苦。怵(chù)心:心里感到恐惧。
- ⑦文:花纹,此处指有纹饰的皮毛。田:打猎。
- ⑧猿(yuán)狙(jū):猕猴。藜(lí):狐狸。藉:用绳索拘系。
- ⑨蹴(cù)然:惊惶不安而面色改变的样子。

### 【译文】

阳子居去拜见老聃,问道:“如果现在有这样一个人,他办事敏捷干练,对事物洞察分明,学道专心勤奋而不厌倦。像这样的人,可以跟贤明之王相比吗?”老聃说:“这样的人在圣人看来,不过就像有聪明才智的小吏被自己的职责所拘系,使身体劳苦,心里担惊受怕罢了。况且虎豹因为皮毛上美丽的纹饰而招来众多猎人的围捕,猕猴因为敏捷、狗因为捕捉猎物而招致绳索的拘缚。这些也可以拿来跟贤明之王相比吗?”阳子居惭愧之极,不安地说:“冒昧地请教贤明之王怎么治理天下。”老聃说:“贤明之王治理天下,功绩广布天下却像自己什么也没做,教化施及万物而百姓却不觉得有所依托;功德无量没有什么言语称述赞美,使万事万物欣然自得;立足于高深莫测的境界,而生活在清静无为的世界里。”

### 【原文】

郑有神巫曰季咸<sup>①</sup>,知人之生死、存亡、祸福、寿夭,期以岁月旬日<sup>②</sup>,若神。郑人见之,皆弃而走。列子见之而心醉<sup>③</sup>,归,以告壶子,曰:“始吾以夫子之道为至矣,则又有至焉者



矣。”壶子曰：“吾与汝既其文<sup>④</sup>，未既其实，而固得道与<sup>⑤</sup>？众雌而无雄，而又奚卵焉！而以道与世亢<sup>⑥</sup>，必信，夫故使人得而相汝。尝试与来。以予示之。”

明日，列子与之见壶子。出而谓列子曰：“嘻！子之先生死矣！弗活矣！不以旬数矣！吾见怪焉，见湿灰焉。”列子入，泣涕沾襟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地文<sup>⑦</sup>，萌乎不震不止<sup>⑧</sup>。是殆见吾杜德机也<sup>⑨</sup>。尝又与来。”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，而谓列子曰：“幸矣！子之先生遇我也，有瘳矣<sup>⑩</sup>！全然有生矣！吾见其杜权矣<sup>⑪</sup>！”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天壤，名实不入<sup>⑫</sup>而机发于踵。是殆见吾善者机也<sup>⑬</sup>。尝又与来。”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出，而谓列子曰：“子之先生不齐<sup>⑭</sup>，吾无得而相焉。试齐，且复相之。”列子入，以告壶子。壶子曰：“吾乡示之以太冲莫胜<sup>⑮</sup>，是殆见吾衡气机也<sup>⑯</sup>。觭桓之审为渊<sup>⑰</sup>，止水之审为渊，流水之审为渊。渊有九名，此处三焉。尝又与来。”

明日，又与之见壶子。立未定，自失而走。壶子曰：“追之！”列子追之不及。反，以报壶子曰：“已灭矣，已失矣，吾弗及已。”壶子曰：“乡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。吾与之虚而委蛇<sup>⑱</sup>，不知其谁何，因以为弟靡<sup>⑲</sup>，因以为波流，故逃也。”

然后列子自以为未始学而归，三年不出。为其妻爨<sup>⑳</sup>，食豕如食人<sup>㉑</sup>。于事无与亲<sup>㉒</sup>。雕琢复朴，块然独以其形立，纷而封哉，一以是终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神巫：占卜十分灵验的人。

②期：预测。

③列子：即列御寇。之壶子：郑国人，传说为列子之师。心醉：这里指内心折服。

④文：纹理，外在的东西。

⑤而：通“尔”。与，通“欤”，语气助词。

⑥亢：通作“抗”，对抗的意思。

⑦乡：通作“向”，先前的意思。

⑧萌：疑作“茫”，“萌乎”即茫茫然。

⑨杜：闭塞。德机：即得到生机。

⑩瘳(chōu)：病愈。

⑪杜权：即闭塞中的运动变化。权：变动。

⑫名实：名声和实利。

⑬者：与“之”用法相同。“善者机”亦即一线生机。

⑭不齐：心神不定。

⑮太冲：太虚。太冲莫胜：太虚之气既没有偏执，也没有踪迹可寻。

⑯衡气机：气度持平浑一。

⑰鯨(ní)：鲸鱼，这里泛指大鱼。桓：盘桓。

⑱虚：无所依持。委蛇(yí)：随顺应付。

⑲以为：以之为，把自己变成。弟靡：颓废顺从。

⑳爨(cuàn)：烧火行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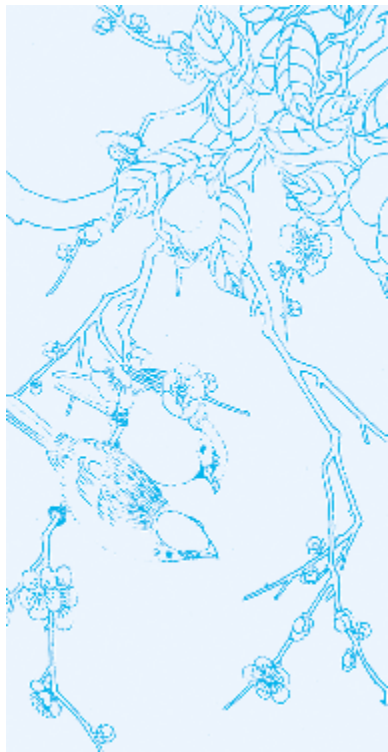
㉑食(sì)：饲养，给……吃的意思。

㉒无与亲：没有亲疏的区别，即没有偏私。

## 【译文】

郑国有个占卜十分灵验的巫师名叫季咸，能够预测人的生死存亡和祸福寿夭，所预言的年、月、旬、日都准确无误，如神人一般。郑国人见到他，都惊慌跑开。列子见到他却为他的占卜精准而折服，回来后就把手这件事告诉壶子，说道：“开始我总以为只有先生的道术最为高深，没想到还有更高深的道术。”壶子说：“我传授给你的都是外在的东西，还未能完全展现道的实质，你就认为得道了吗？只有众多的雌鸟却无雄鸟，又怎么能生出卵呢！而你却用浅显的道与世人对抗，求取别人的信任，所以让人洞察到你的心思而替你占卜。你试着把他带来，让他看看我的面相。”

第二天，列子跟神巫季咸一起来见壶子。季咸出来后对列子说：“唉！你的先生快要死了！活不成！最多能活十几天！我见他形色怪异，神情如同死灰一般。”列子进去，泪水沾湿了衣襟，把季咸的话告诉了壶子。壶子说：“止息。他看到的是我闭塞生机的形象。你试着再请他一起来看看。”



第二天，列子又跟神巫季咸一起来见壶子。季咸出来后对列子说：“太幸运了，你的先生能遇到我！现在病情可以痊愈了，完全有生机了！我观察到他闭塞的生机开始活动了。”列子进来把季咸的话告诉了壶子。壶子说：“刚才我显露给他看的是天地间的生气，名利等杂念不能进入心中，而生机从脚跟发至全身。他看到的是我有一线生机的形象。你试着再跟他一起来看看。”

第二天，列子又跟神巫季咸一起来见壶子。季咸出门后对列子说：“你的先生心神不定，我不可能为他看相。等他心神稳定，我再来给他看相。”列子进去把季咸的话告诉给壶子。壶子说：“我刚才显露给他看得是平和而又毫无踪迹可寻的太虚之境。他看到了我毫无端绪而又平和持正的生机。大鱼盘踞之处叫做深渊，静止的河水聚积之处叫做深渊，流动的河水滞留之处叫做深渊。渊有九种，这里只提到以上三种。你试着再跟他一起来看看。”

第二天，列子又跟神巫咸季一起来见壶子。季咸还未站定，就惊慌失措地跑了。壶子说：“追上他！”列子没能追上，回来告诉壶子说：“已无踪影了，他已经跑掉了，我没赶上他。”壶子说：“当初我显露给他看的是始终未脱离我的大道。我跟他随意应变，他弄不清我的究竟，如同草随风摇摆，水随波逐流一样，所以就逃跑了。”

从此，列子像不曾拜师学道似的回到了自己的家里，三年不出门。他帮助妻子烧火做饭，饲养猪像侍侯人一样。他对于任何事物都没有亲疏的偏私，抛弃雕琢和华饰而返璞归真，如同土块一样地将形骸留在世上，在纷扰的世间固守本真，并且以此而终。

## 【原文】

无为名尸<sup>①</sup>，无为谋府<sup>②</sup>，无为事任，无为知主。体尽无穷，而游无朕<sup>③</sup>。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，亦虚而已<sup>④</sup>！至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<sup>⑤</sup>，应而不藏，故能胜物而不伤<sup>⑥</sup>。

## 【注释】

- ①尸：主。  
 ②谋府：出谋划策的地方。  
 ③朕(zhèn)：迹象，征兆。  
 ④虚：形容空明的心性。  
 ⑤将：送。  
 ⑥胜物：指足以反映事物。

## 【译文】

不要承担附加的名誉，不要成为谋略的聚集之处；不要承担世事的责任，不要成为智慧的主宰。体验无穷无尽的大道，畅游在无迹可寻的虚无之境；尽享自然恩赐的本性，而从无所得，这只不过是达到清虚无为的心境罢了。大圣大贤的心思如同镜子，任外物来去而不迎送，顺应自然本性而没有任何偏私，所以能够超脱物外而无伤。

## 【原文】

南海之帝为倏，北海之帝为忽，中央之帝为混沌<sup>①</sup>。倏与

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，混沌待之甚善。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，曰：“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<sup>②</sup>，此独无有，尝试凿之。”日凿一窍，七日而混沌死。

### 【注释】

- ①倏(shū)、忽、浑沌：都是虚拟的名字。  
②七窍：即两眼、两耳、两鼻孔与一口。

### 【译文】

南海的帝王名叫倏，北海的帝王名叫忽，中央的帝王名叫混沌。倏与忽常常在混沌之处相会，混沌待他们非常好。倏和忽商量报答混沌的深厚情谊，说：“人人都有眼耳口鼻七窍用来视、听、饮食、呼吸，唯独他没有，我们试着为他凿开七窍。”他们每天在混沌身上凿出一窍，凿了七天混沌便死去了。

## 骈 拇

## 【原文】

骈拇枝指<sup>①</sup>出乎性哉，而侈于德<sup>②</sup>；附赘县疣出乎形哉，而侈于性；多方乎仁义而用之者，列于五藏哉<sup>③</sup>，而非道德之正也<sup>④</sup>。是故骈于足者，连无用之肉也；枝于手者，树无用之指也；多方骈枝于五藏之情者，淫僻于仁义之行<sup>⑤</sup>，而多方于聪明之用也。是故骈于明者<sup>⑥</sup>，乱五色<sup>⑦</sup>，淫文章<sup>⑧</sup>，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<sup>⑨</sup>？而离朱是已<sup>⑩</sup>！多于聪者，乱五声，淫六律<sup>⑪</sup>，金、石、丝、竹、黄钟、大吕之声非乎<sup>⑫</sup>？而师旷是已<sup>⑬</sup>！枝于仁者，擢德塞性以收名声<sup>⑭</sup>，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？而曾、史是已<sup>⑮</sup>！骈于辩者，累瓦结绳窜句<sup>⑯</sup>，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<sup>⑰</sup>，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<sup>⑱</sup>？而杨墨、是已！故此皆多骈旁枝之道<sup>⑲</sup>，非天下之至正也。

## 【注释】

①骈(pián):合、并,拇:为大拇指或足大趾。骈拇:指足大趾与二趾长在一起,合为一趾。枝指:在大拇指与二拇指间多生出一指,成六指也。

②侈:过也。德音得也,众人手足皆五指,骈拇为四,枝指

为六，过于众人之所得，故称侈于德。

③五藏：肝心脾肺肾也。列于五脏：将仁义内容多方面扩充，分别与五脏之功能比列。

④正：合于自然本性。

⑤淫僻：过分邪僻，对仁义内容妄加扩充，必使仁义之行过分邪僻。

⑥骈：引申为过。骈于明：过分明目，与众人相比，目光过分敏锐。

⑦五色：指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五种颜色，古人以此五种颜色为正色，其他颜色为间色。

⑧淫：惑乱。文章：彩色斑斓的花纹。

⑨黼黻(fǔfú)：古代礼服上刺绣的花纹。煌煌：色彩耀眼眩目。

⑩离朱：《孟子》作离娄。传说为黄帝时人，视力超群。

⑪五声：又称五音，即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六律即指黄钟、太簇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无射六阳声。

⑫金石丝竹：指用这些材料制成的乐器，主要指管弦乐和打击乐。黄钟大吕：分别为六律六吕的第一声，以代表十二律乐声之全。

⑬师旷：春秋时晋平公乐师，精通音律，是当时著名的音乐家。

⑭擢(zhuó)德塞性：擢，拔也。拔高扩充其德行而蔽塞自然本性。

⑮曾、史：曾指曾参，孔子弟子，以仁孝著称。史指史鳅，



春秋时卫灵公之臣，以忠义闻名。

⑩累瓦结绳：把瓦堆起，把绳子打成许多结，皆为先民用以记事的方法。窞句：穿凿文句。

⑪游心：放纵心智。坚白同异，为当时辩论的典型命题。公孙龙提出离坚白，惠施提出合同异，《墨经》中也有关于此类问题的论辩。

⑫敝：疲惫。跬(kuǐ)：半步。敝跬誉，为眼前的一时声誉，致使精神疲惫。

⑬多骈旁枝之道：非本性所固有而附加之邪门歪道。

### 【译文】

并生的脚趾和歧生的手指，这些都出于自然本性吗？然而却超过了常人所应该得的。依附于身体的肉瘤，是从形体上生出的呀！却超过了其自然本性。对仁义从多方面进行推广应用，并将



其与五脏功能进行比列，然而却不合于道的本然。所以，并生在一起脚趾，只是连接着无用的肉；枝生出来的手指，只是多了个无用的指头。骈拇枝指较之与人内在的自然本性，只是过分矫饰仁义的行为，这是滥用了才智呀。所以，视力绝好的人，就会被五色所迷，就会混淆华饰的纹路，礼服上色彩斑斓令人眩目的花纹不就是这样吗？离朱就是此类人。过分耳聪的人，就会使五音混论、六律放任，金石、丝竹、黄钟大吕所奏出的乐声不就是这样吗？师旷就是此类人。倡导仁义的，努力提高其德行而蒙蔽了自然本性，为了博取好名声，使天下人去鼓吹奉行那些人所不及的礼法，曾参、史鳅就是此类人。多诡辩的人，像累瓦结绳一样穿凿附会，放纵心智于坚白同异等论题的争辩上，岂不是为眼前一时的声誉而争辩致使精神疲惫的无用言词吗？杨朱、墨翟就是此类人。因此，这些都是附加在本性上的旁门左道，不是天下的正道。

### 【原文】

彼正正者<sup>①</sup>，不失其性命之情。故合者不为骈而枝者不为跂<sup>②</sup>；长者不为有余，短者不为不足。是故鳧脰虽短<sup>③</sup>，续之则忧；鹤脰虽长，断之则悲。故性长非所断，性短非所续，无所去忧也。意仁义其非人情乎<sup>④</sup>！彼仁人何其多忧也。且夫骈于拇者，决之则泣；枝于手者，斲之则啼。二者，或有余于数，或不足于数，其于忧一也。今世之仁人，蒿目而忧世之患<sup>⑤</sup>；不仁之人，决性命之情而饕贵富<sup>⑥</sup>。故曰仁义其非人情乎！自三代以下者，天下何其嚣嚣也<sup>⑦</sup>？且夫待钩绳规矩而正者<sup>⑧</sup>，是削其性

者也；待绳约胶漆而固者<sup>⑨</sup>，是侵其德者也；屈折礼乐<sup>⑩</sup>，响俞仁义<sup>⑪</sup>，以慰天下之心者，此失其常然也。天下有常然。常然者，曲者不以钩，直者不以绳，圆者不以规，方者不以矩，附离不以胶漆<sup>⑫</sup>，约束不以纆索<sup>⑬</sup>。故天下诱然皆生，而不知其所以生<sup>⑭</sup>；同焉皆得，而不知其所以得。故古今不二，不可亏也。则仁义又奚连连如胶漆纆索而游乎道德之间为哉！使天下惑也！

### 【注释】

①正正：应作至正，指合乎自然之正理。

②歧(qí)：同歧，指枝生的手指。

③凫(fú)：野鸭。胫：人之小腿，禽兽之腿亦称胫。

④意：同噫，叹息之词。其：作或许解，表推测之意。

⑤蒿(hāo)目：据俞樾说，蒿为眇之假借字，二字古音相近可通。眇为明目而望也，则蒿目为极目远望之神态，形容仁者高瞻远瞩为生民忧心的样子。

⑥决：溃乱。饕(tāo)，贪之甚也。

⑦囂囂：嘈杂，喧闹。

⑧钩绳规矩：皆为古代量具，钩是测曲度的，绳是测是否垂直，规是测圆的，矩是测方的。

⑨待绳约句：绳约是用以捆绑之物，胶漆是用来粘合之物，靠此外力强使物固着在一起，而不考虑物的本性。

⑩屈折：曲身折体，形容行礼乐之姿态。

⑪响(xú)俞,响同吁。俞作然,表示肯定之意。响俞仁义为向人们呼吁仁义是对的、合理的。又,响俞为抚育、培养之意,可参考。

⑫附离:离作丽,附着也,附丽为附依、枯合之意。

⑬纆(mǒ)索:黑色绳索。又有说二股合成之绳或三股合成之绳为纆。

⑭诱然:称美之词。赞颂大自然任万物自行生化的功能。

### 【译文】

那些合乎事物自然本性的东西,就是不迷失其性命的真情。所以合生在一起不为不能说是并联,枝生出来的不为多,长的不算多余,短的不算不足。故而野鸭的腿虽然短,如果续上一段就成为忧患;鹤的腿虽然长,截去一段就会很痛苦。因此,本来是长的,不要去截短它;本来是短的,不要去续长它。顺其自然就没有什么忧愁需要排除的。噫,仁义也许不合乎人之本性吧!那些仁义之士为什么有那么多忧愁呢?脚趾并生的,切开它人就要悲泣;手上长出歧指的,咬断它人就会啼哭。以上两种情况,有的是多于应该有的数目,有的是不足于应该有的数目,不管有余还是不足,都一样让人感到忧患。当今世上之仁者,高瞻远瞩而为世人之祸患担忧;不仁的人,遗弃真实本性而贪图富贵。由此推知仁义或许不是合乎人本性的吧!不然自夏、商、周以来,天下人何以会因为这些而喧闹不休呢?再说,依靠钩绳规矩来使物得到修正,这就削损了事物的本性;依靠绳索胶漆强使物得到巩固,是侵夺了事物自然的本性。曲身折体来推行礼乐,宣扬仁义,以此

来慰藉天下人的心,这就失去了固有不变的自然本性。万物各有其自然本性。这种自然本性就是弯曲的不靠钩来矫正,直的不靠绳,圆的不靠规,方的不靠矩,粘合在一起不靠胶漆,束缚不靠绳索。所以,天下之物都是自然而然生长,却不知道因为什么而生长;同样获得各自的自然本性,又不道是如何得到的。因此,古今的道理都是同一的,不可以使其亏缺,然而仁义又何以连续不断如胶漆绳索般贯穿于道德之间呢!这真让天下人感到迷惑呀!

### 【原文】

夫小惑易方<sup>①</sup>,大惑易性。何以知其然邪?有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,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,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?故尝试论之,自三代以下者,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。小人则以身殉利<sup>②</sup>,士则以身殉名,大夫则以身殉家,圣人则以身殉天下。故此数子者<sup>③</sup>,事业不同,名声异号,其于伤性以身为殉,一也。臧与穀<sup>④</sup>,二人相与牧羊而俱亡其羊<sup>⑤</sup>。问臧奚事<sup>⑥</sup>,则挟策读书<sup>⑦</sup>;问穀奚事,则博塞以游<sup>⑧</sup>。二人者,事业不同,其于亡羊均



也。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，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，二人者，所死不同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。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！天下尽殉也。彼其所殉仁义也，则俗谓之君子；其所殉货财也，则俗谓之小人。其殉一也，则有君子焉，有小人焉；若其残生损性，则盗跖亦伯夷已，又恶取君子小人于其间哉<sup>9</sup>！

### 【注释】

①惑：迷惑。易方，改变方向，使东西南北错位。

②小人：泛指农民、工匠、商人等靠职业收益谋生的人。殉利，为求利不惜舍弃性命。

③数子：指上述小人、士、大夫、圣人四种类型的人。

④臧与穀：庄子虚拟的二个人名，不必拘泥于他们的具体身分。以臧为奴隶、穀为童子，恐不合庄子本义。

⑤亡：丢失。

⑥奚事：干什么事去了。

⑦挟：围胳膊夹持着。策：古时把字刻在统一规格的竹简上，用皮条串起来而成册，即是后人所说的书册。

⑧博塞：古代的博戏，又说即掷骰子。

⑨恶：何，从何。取：取舍，选择。其间：指在伯夷和盗跖两类人之间。

### 【译文】

小的迷惑会使人搞错方向，大的迷惑会使人改变本性，怎么

知道是这样呢？自从虞舜推崇仁义来扰乱天下人的自然本性，天下人没有不为仁义奔波追求的，这不是用仁义扰乱人的本性吗？针对此事尝试着作以下论述：自夏商周三代以来，天下人没有不借助外物来改变本性的，小人舍弃生命来求取私利，士人舍弃生命来求取美誉，大夫舍弃生命来保护家族，圣人舍弃生命来求取天下人的幸福。故以上四类人，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不同，名声称谓各异，但是在伤害本性、为求取东西舍弃生命这一点上，是一致的。男仆和童仆二人同去放羊，却都走失了羊。问男仆作什么事呢，说是拿着书简在读书，问童仆作了何事，说是和人玩投骰子的游戏了。这二个人所作的事不同，在走失羊这件事上是相同的。伯夷为求名死于首阳山，盗跖为求利死于东陵，这二个人死的原因不同，在残害和损伤生命这件事上都是等同的。何必去赞扬伯夷和盗跖之所行为的是非呢！天下人都是为所求舍弃性命的。那些追求仁义而死的，世俗之人则称之为君子；追求货财而死的，世俗之人则称之为小人。都一样是为所求去的死，有的称为君子，有的称为小人；假如就残害和损伤生命这方面来看，则盗跖与伯夷相同，在他们之间又怎么会有君子和小人的区别呢！

### 【原文】

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<sup>①</sup>，虽通如曾史，非吾所谓臧也<sup>②</sup>；属其性于五味<sup>③</sup>，虽通如俞儿<sup>④</sup>，非吾所谓臧也；属其性乎五声，虽通如师旷，非吾所谓聪也；属其性乎五色，虽通如离朱，非吾所谓明也。吾所谓臧者，非仁义之谓也，臧于其德而已矣<sup>⑤</sup>；吾所谓臧者，非所谓仁义之谓也，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；吾

所谓聪者，非谓其闻彼也，自闻而已矣；吾所谓明者，非谓其见彼也，自见而已矣。夫不自见而见彼，不自得而得彼者，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<sup>⑥</sup>，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<sup>⑦</sup>。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，虽盗跖与伯夷，是同为淫僻也。余愧乎道德，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<sup>⑧</sup>，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也。

### 【注释】

①属：从属、系属，乎：作于解。

②臧：善，指本性完善。

③五味：酸、甜、苦、辣、咸。

④俞儿：古时善于辨味者。

⑤臧于其德：德谓得其性所应得。

⑥得人之得：得之于外而非得于自性。

⑦适：归向，由于倾心于外求，为外物所牵引，归向别人的去处，而没有归向自身所应归向之处。

⑧操：节操。

### 【译文】

再说，使本性从属于仁义的人，虽然如同曾参、史鳅一样精明通达，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善；把本性从属于五味，虽然能如俞儿一样精明通达，也不是我所认为的完善；把本性从属于五声，虽然像师旷一般精通，也不是我所认为的聪明敏锐；把本性从属



在五色上,虽然象离朱一样精通,也不是我所说的明察。我所说的完善,不是所谓的合乎仁义的标准,只是顺其自然的去实行罢了。我所说的聪明敏锐,不是所说的听闻别人怎么样,只是顺遂耳朵去听罢



了;我所说的明察,不是看别人怎么样,只是顺遂眼睛去看罢了,不看自己而去看别的事物,不寻求自己应得之物而羡慕别人的所得,是得到了外物而失掉了原有的自然本性;是归向别人的去处,而没有归向自身所应回归之处。归向别人的去处而没有回归自身所应回归之处,就此而言,虽伯夷与盗跖不同,他们之所为同样是偏僻的。我于道德行上深感惭愧,所以上不敢奉行仁义之节操,下不敢去做邪僻之行。



更多产品敬请关注同源文化官方网站：[www.tywhcc.com](http://www.tywhcc.com)

中国最大的少儿图书免费在线阅读网站：[www.xiaobenxiong.net](http://www.xiaobenxiong.net)

“捐书换新书，  
情系农村娃”  
捐书200万元  
爱心  
公益活动



庄子



ZHUANG ZI

